

杜工部草堂詩箋

集諸家註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五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上韋左相二十韻

見素覽於入爵彭城郡公天寶十三載拜武部尚書從帝入蜀至巴西

詔兼左相封國公子獨鄂位至給事中孫顯為尚書左丞

鳳

軒轅紀

所以推日月星辰之數鳳知天時故軒轅以名官所謂鳥官者是也按左氏昭公十七年傳鄭

子來朝公与之宴昭公問曰少暉氏鳥名官何也鄭子曰我高祖少暉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官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史

記黃帝

龍飛四十春

龍以喻君考之鳳珠玄宗即位至天寶十載見素以吏部侍郎除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時玄宗即位已四十二年矣易乾卦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八荒開壽域

一氣轉洪鈞

謂素為相調和一元之氣運轉洪鈞以陶成万物遂使八荒遠之民咸歸于仁壽之域也列子仲尼篇遠在八荒之外前漢王吉疏願陛下

下與大臣才舊禮明王制歐一卅之民路之仁壽之域賈至鵬鳥賦大鈞播物張茂先答何邵詩洪鈞陶方類霖雨思賢

佐

高宗夢得說曰若歲大旱用故作霖雨孔氏傳霖三日兩也

丹青憶老臣

賢佐老臣指見素之父倭謂其

遺風餘烈至今人思憶之故以傳說漢臣為喻也按前漢趙充國傳充國以功惠與隆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巷其有警上思將帥

之臣追美充國廼召揚雄即充國像而贊之矣後漢胡廣傳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張綱集

圖形應圖求駿馬此謂像父而求其子果得見素之賢用以為丹青相也魏曹植獻文帝馬表曰臣於先帝出得

大宛紫驃馬一驚代得騏驎代舊音義曰雄曰騏驎見素也張揖漢正形法應圖

身牛尾狼蹄一角何法盛證祥記騏驎者毛之長沙汰江河濁也

仁獸也批曰騏驎曰騏驎鳴曰遊聖壯鳴曰歸和沙汰江河濁也

蓋反言見素為相得以進退百官變清廉而去貪濁也北史辛雄為尚書郎會少休即官雄與羊深等八人俱見留調和鼎

鼎新復喻為相也書高宗夢得說曰若依和羹爾惟

漢前漢韋賢字長孺召為博士進范叔已歸秦史記范雎字叔

張祿入秦一昭王說之拜盛業今如此言見素之父僕先仕育

為客卿遂為相封雁侯也

傳經固絕倫傳經者言昔韋賢父子皆以經術相繼為漢

也尚書少子文成復以明經位至丞相故豫樟深出地倉海闊

無津豫樟大木也滄海百谷之所會也喻見素宗枝之茂慶源之長有如此也北斗司喉舌

杜詩卷五

宗入蜀詔兼左相天室中為兵部尚書故也按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北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與酌

運于四時尚東方領指紳謂見素為相率百官以來朝也按書

右漢郊祀志指紳紳道相如曰指紳先生之徒謂見素為相率百官以來朝也按書

注指紳紳大帶也紳於大帶與革帶之間耳謂見素為相率百官以來朝也按書

天寶五載為吏部侍郎平判皆謂見素為相率百官以來朝也按書

誦於口銓選平允人多德之也聽履上星辰聽他經反驗也見

故云上星辰言其親帝之旁猶言上雲霄矣按鄭崇漢京帝時為尚

書撰射數求見諷諍上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汝幾與尚書履

聲獨步才超古魏國志王粲字仲宣嘗相與揚脩書曰今出作

超餘波德照鄰一作餘陰照比鄰左氏僖公三十二年傳波及

古聰明過管輅唐書天寶十五載是年八月肅宗立改元至德十

山將死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昂金忌火行

當火位昂之昏乃其時也及祿山死日月皆不差管輅善天文地理

今見素所言如此故其聰明越於管輅遠矣按魏志管輅字公明輅

別傳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无不精微太守鍾毓送輅易二十

餘事輅尋聲投響言無留滯毓愕然曰尺牘倒陳遵公以陳遵

聖人運神通化連屬事物何聰明爾

見素必善書札惜乎史氏不書於傳因公詩見之倒猶傾服也按前

漢游俠傳陳遵字孟公略涉傳記賒於文辭雅善書與人尺牘主皆

藏去以為榮說文牘書

版也長一尺因以名之

豈是他中物吳志周瑜傳晉書劉元海傳

並云蛟龍得雲兩終非池中

物由來席上珍禮儒行篇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廟堂知至理風俗盡

還淳才傑俱登用書堯典篇若時登庸注庸用也愚蒙但隱淪公自謂病肺不堪求

仕但隱淪山谷非若韋公之才傑登用于廟堂能使風俗追還復古之治也鮑照詩孤賤長隱淪長卿多病久

長展兩反孟也公自比也前漢司馬相如字長卿疾免家居茂陵子夏索居頻索昔各切蕭索

也禮檀弓篇子夏曰吾難奉索居久矣迴首驅流俗言與流俗驅馳不能脫去其累也子夏與索下同乎流俗

生涯似衆人言貧賤與編民等也莊子養生主篇其生也有涯楊子季行篇賢人則異衆人矣巫咸不

可問巫咸善知人貴賤壽夭甫雖貧賤多病猶能安於分命莫肯加問斯人而有覬覦之心也按書序伊陟贊于巫咸說文巫

祝也古者巫咸初作茲山海經巫咸國在女丑北又曰大荒之內有靈山巫咸巫即巫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

降淮南子軒轅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注巫咸知天道明吉凶列子應帝王篇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

日若神列子南自言東西南北之人故有比於旬見之而心醉鄒魯莫容身子之不吝於世也按莊子盜跖髀孔

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厄於陳傷致感激時將晚蒼蒼注

雖有神蒼注曠遠貌言情具之迢遠為公歌此曲涕淚在

衣巾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負外阻雨未遂馳賀

奉寄此詩

今日西京掾

西京謂漢也假漢以美唐漢制以曹官為掾如屋之掾言有所負荷也

多除南省

郎

甫自注府掾四人同日拜郎除擢也言除舊而擢新也

通家惟沈氏

甫與沈家相識往來也後漢孔融字

文率年方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賈勅外自非當世名人及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謂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先君孔子與君先人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吉君果世通家眾莫不歎息

謂帝似馮唐

東美以晚年除郎故以比之馮唐也按漢馮唐傳唐以孝為郎中署

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具以實言之

詩律羣公問

言東美長於詩羣公皆就質疑也

儒門舊史長

此美東美也謂之舊史則東美乃史官沈既濟之曾也

清秋便寓直

平声間也寓寄也直謂直舍也言東美受命之時也晉潘岳秋興賦序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平散騎省

列宿頻

輝光

宿息救切星也後漢揚東疏大微積星名為郎位入奉宿備出散百姓注羽天官書太微宮五帝座後聚二十五星蔚然

曰卽位明帝館陶公主爲子求卽帝
未暇申宴慰卽序云未遂

不許曰卽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
含情空抑揚谷求傳養命之臣靡不

孰月詩休辭自公
日宴慰及私長
何所比論語子罕篇 膳部默悽傷言沈文所存之司何所比

蓋公之大父審言昔嘗爲
此官故因沈文而追感也
貧賤人事略經過霖潦妨貧賤無

於霖潦故人事簡略也
顏延年詩桑野多經過
禮同諸父長此尊之之辭以見沈文之

父毛氏傳天子謂同姓諸侯
恩豈布衣忘布衣甫自謂也言方

於布衣
之舊乎
天路牽騏驎雲臺引棟梁此甫有意於沈文薦

懷貢公喜劉孝標絕交論王陽 颯颯鬢毛蒼自傷其

九日寄岑參詩人主文而謫諫觀甫此篇多託意於苦

出門復入門兩脚但如舊兩一作兩非 所向泥活活一作

思君令人瘦古詩思君 沉吟坐西軒一作

吟目西軒下曾屢傳沈吟專思
飲食錯昏晝飯一寸步曲

江頭難爲一相就

此所以懷岑參也岑應在曲江頭猶寸步耳而以兩泥故難於相就也

吁嗟

平蒼生

乎一作也非也詩曠

稼穡不可救

書益稷篇帝光天下至于海隅蒼

生孔氏傳蒼蒼然生草木也闕草木而

安能誅雲師

呂氏春秋

雲中君亦曰雲屏屏翳也

疇能補天漏

列子湯問篇女媧氏鍊五色以補天闕趙子標

謂蜀有地名漏天古

大明韜日月

晝夜皆雨而日不見乎晝月曠不見乎夜皆韜晦其明矣

野號禽獸

注淫雨淋注則禽獸无所安其飛走故哀号於曠野

君子強凌迤小人困馳

駿凌於危切迤余支切字正作委蛇自得兒以兩淫於上泥汨於下

馳驟

維南有崇山恐與川浸溜

恐一作憚是節東籬菊

紛披爲誰秀

此又言不見兒岑生也陶淵明雜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岑參多新詩

性亦嗜醇酎

詩一作話耐直教切醇酒也西京雜記以正月旦飲酒八月成名曰酎

采采黃金花

何由滿衣袖

南史陶潛傳潛嘗九月九日无酒出宅邊菊叢邊

坐久之王引送酒至便就酌醉而後歸

寺五

少

奉贈太常張卿均

均一作均

二十韻

按唐書均張說之長子天寶九載為

大理知出為建安太守歲中召還再任太常卿均弟均尚明皇室親公主殿翰林李士即禁中置內宅侍為文章珍賜不可勝數時說在中書均亦供奉翰林均均俱能文兄弟並掌綸翰之任此篇兼美其父子兄弟也

有二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皆古之辰國馬韓最大為辰王都日氏國及王三韓之地魏志三韓馬韓辰韓弁韓也晉東夷傳

方丈三韓外

前漢郊祀志自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者其傳在渤海中後漢東夷傳韓

在帶方之南東

崑崙萬國西

崑崙公暉切崑崙切山名尚書孔氏傳崑崙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

兩都賦踰崑崙越巨海注引前書音義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里晉元曰外國焉云從大晉國正七万里得崑崙之墟

建標天

地淵天台懸赤城

低

上四句以登臺乘掖之清切乃神仙之地唯有仙風道骨者始能遊且承恩寵也此指言張均父子稟長山英靈之氣以生而供奉翰

相門清議

衆儒術大名齊

軒冕羅天闕

天一作高天闕天朝廷

介珪

以珪璋則識張卿為介珪矣說文介圭大圭也禹貢厥貢球

林去天子為近也

父兄為銀青光祿榮盛當時也軒冕羅天闕天朝廷

介珪

以珪璋則識張卿為介珪矣說文介圭大圭也禹貢厥貢球

有崑崙虛之環球環玕馬詩
出松高篇錫爾介圭以作尔宝
伶官詩必誦也此美張淑之為太常

採詩而伶官誦之以諫王也詩出風衛
之賢者仕於冷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夔夔典樂教由周子

常掌樂者也夔典帝
健筆凌鸚鵡
後漢亦衡傳江夏太守黃祖
長子射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

命夔典樂教由周子
健筆凌鸚鵡
長子射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

謂者前李危於鸚曰願先生為之賦以娛
嘉賓衡覽筆而作文无加聖辭尖甚麗
錫鋒瑩鸚鵡
錫鋒瑩鸚鵡

奚切鸚鵡水鳥也舊可蓋刀劍方言曰野鳥甚小好役水中南齊文
人謂之鸚鵡大者謂之鸚戴鸚鵡度關山詩劍瑩鸚鵡膏此言美其大

地
友于皆挺拔
言均均兄弟之貴且有勳業也善君陳為惟
孝友于兄弟子謂昔人多以兄弟為友于以

日月為居諸以子姓為益服皆不成文理
流俗之過耶子美亦云仙鳥仙花多交于浪之云豈謂論賦无基址
又云為尔措居諸洪

公望各端倪
言均均兄弟負公輔之望各
有端倪也晉虞襲傳襲乃虞

才兼之者其在烟中
莊子大宗師篇反覆發始不知端倪注端倪端
也

通籍踰青瑣
通籍謂通朝見之籍也漢元帝紀今從官給事
官司馬中者大父母兄弟通籍應劭注籍者為

二尺竹牒
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自相雁乃得入也
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今日暮入對青瑣拜名曰夕郎宮闕傳青瑣門
在南宮喬瑣注吳都賦曰青瑣之邊青錢也一日天子門內有眉格
再重裏青瑣曰瑣後漢志黃門侍郎掌侍從左右給事中闕通中外梁

異傳窓牖皆有綺疎青瑣謂刻為畫文以
青飾之也○晉謝玄暉詩妖通金闥籍
亨衢照紫泥易大蓄卦何天

之欄亭後漢志皇帝六坐皆以武都紫泥封書發白素裏兩端无縫
尺一板中約署皇帝王子生拾遺記浮屠國歲貢蘭金之泥如紫磨
之色百鍊兵色白有光如銀名曰銀燭膏
靈虬傳文箭切无角

龍也以水浮漏水之箭前傳冬箭謂張卿入直而歸晚也南齊有馬
陸倕新編列銘云靈虬永住陰靈吹箭銅史司刻金徒抱箭鼻馬

散霜相蹄垂子馬蹄高馬能事聞重譯譯美益功謂傳言也言

之亦夷矣前漢平帝紀越裳重譯獻雉後漢南
蠻傳周公居攝六年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嘉謨及遠黎揚

孝至篇或問忠言嘉謨 彌諧方一展皇隆謨曰班序更何蹄

左氏莊公二十一年傅朝以適越空顛躓躓利切路也字与躓

正班爵之義師長幼之序 遊梁竟惓惓甫初落魄嘗適越矣本傳所謂不自振客吳

宋遊是也今甫魚為右率府曹然欲展彌諧於張卿而班列以序
之不可攀則復有去而之之之意將適越乎空如前日之願躓將遊

梁乎竟如前日之慘 諺知終畫虎甫自言諺誤所知而事之初不

子嚴敦並喜議誤援在交止還書戒之曰龍伯高口无擇言謙約前
儉廉公有感吾愛之重之欲願效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愛人之愛

案人之樂青獨无所失必致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
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效季良
不得留為天下士所微子所微分是醯雞醯許西功醯味也甫自
謂居虎不成效類狗也

如醯雞也按莊子田子方希孔子見老聃孔子出以見類曰亡之
於道也其猶醯雞歟微夫子之微吾覆也言不知天地之大全在醯
雞雞中之醯醢也

司馬云酒上醴醴也醴音美醴也甫自言其想舊醴之挑陰乃懷念批陰相舊醴
舊日見知之人也按李廣贊批李不言下自成蹊吹噓人所羨

騰躍事仍睽碧海真難涉青雲不可梯至於騰躍之便
則每睽如此

是猶步碧海梯青雲之難也按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中也一回乃
呈碧海浩汗与東海等水不離苦正作碧色謝靈運登石門詩惜无
同度客共於青雲梯即昇遊仙

詩靈塗笑可憐浩盤行交事登雲梯顧深慙鍛鍊也甫言張竭頸

我之保而自慙其才小序提携甫自言才能之小檻東哀猿

鍛鍊之夫成器耳檻張抑之惟挽也

巧巧一作叫依束於檻而不能施其巧猶甫見制於小人而不能馳

詩今作檻中儀枝驚駕夜鵲棲言不安其居也魏武帝短歌行月明幾

時陪羽獵孝成帝時羽獵而揚雄
從之因作羽獵賦以風應指釣璜溪璜胡光切說
文半璧也予

謂太公望以垂老見用於文王之子美亦有意於暮年而望收錄也
十圍又謂用意以己之陪羽織對彼之鈞璜漢美說為帝師以已尚
比之也按尚書大傳曰周文王至磻溪見呂望釣拜之尚曰望欲得
玉璜刻曰周受命呂伯之極德合于今昌來捷尚書中侯曰望即磻
溪之水釣其得玉璜十道志陳
陽有鈞璜浦刀呂望所鈞璜後也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

按唐書書諡皇帝長子璣
子太師而新書云贈太子太師而不書特進失之蓋特
進正一品而太子太師從一品也公集八哀詩又有贈
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璣則知此詩之作
乃在八哀詩未贈之先其為特進時也

特進羣公表

前張張禹以列侯朝朝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後
崇揚賜追位特進注司農雜事曰諸侯功德優盛
以加官表謂儀表也謝承後漢書黃香對策為羣侯之表

夙德升

魏志邯鄲向見曹植才辯屬對其所知效植之才謂之天
人陳矯見曹仁歎曰將軍負天人也

霜蹄千里駿

莊子馬蹄霜馬蹄可以踐霜雪
武帝謂劉德為千里駒魏太祖謂
曹休曰吾家千里駒

求毫髮

言於禮無纖毫虛若也左氏僖公二
十二年傳服於有社稷之衛也

作聖情常有眷

顏延年拜陵廟詩昭燕流聖情

朝退若無憑

不按

仙體

來浮蟻

體一作醞來或作次醞甘酒也前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穆生不嗜酒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曹植七啟浮蟻鼎沸

烈馨香公八哀詩有贈汝陽王璉云

奇毛或賜鷹

謂女宗賜王名鷹鳥以推其

特立不羣也

清關塵不染

謂門下無雜賓也俞稽典錄丁寬門無雜賓劉孝標論不雜風塵

中使

日相乘

謂天子遣使寵問也後漢張謐傳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約勅呼曰中使吳志朱然傳中使口食之物相望於道

晚節嬉遊簡

謂不必嬉遊為勝也

平居孝義稱

自多親棣粵謂

兄弟也詩小雅常棣燕兄弟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誰敢問山陵

後漢東平王蒼皇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

聞之上疏諫帝從而止

學業醇儒富辭華

哲匠能

詩哲工感蕭辰

飛鸞從立章罷能鳳騫騰

言其辭翰俱美也吳質奏合魏太

理通談笑

謂其談笑精通於妙理矣

忘形向友朋

謂其持朋友無介也

寸長堪

繡綉

長或作賜非也繡去廣切繡古轉切繡繡

誥豈驕矜

謂其不自大也前漢李布傳布為任俠有名辯士曹上生與寶長君善布諫長君勿與通及曹上生欲請布長君曰李將軍不說足下无

往遂行布果怒曹上指布曰焚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
得李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間載布乃大談

植庸与王心腹相知如部部
漢杜密傳董綱事起密与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称李杜
前李固杜喬故言亦也危傍母曰汝得与李杜齊名死亦何恨謂

膺密 招要恩屢至
要伊消切約也謝惠連
言月詩並坐相招要

披霧初歡夕
南序初見璉時也晉樂
廣字彥輔善談論約言

高秋爽氣澄
梅壘臨極浦
鏡見之瑩若披雲霧而觀青天也

身鴈宿張燈
時也便信賦張燈華閣
花月窮

遊宴炎天
游鬱蒸硯寒金井水
後漢志長沙郡益陽注荆
州縣南十里有平岡有

金井數百世傳
金人
以杖撞地輒便成井

簷動玉壺冰
此序汝陽招要宗重之恩歷
夏秋冬三時之久也鮑昭詩

飄飲惟三徑
此下甫自言居貧安渴也論語雍也
篇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人不

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三輔决錄齊郡字元卿
舍于竹下開三徑唯故人來仲全便從之遊

巖棲在百層
夜絕交書弄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樞張升与論黃綺引身巖樞謝靈

已作巖樞具一膝神凌切稻畦也
崔駰達旨云或盟耳而山樞松板

運詩兩巖
挹飛泉

且持蠡測海

且魯作謬蠡來戈切蚌屬東
况把酒

如瀨

此謂錫宴行觴也
方朔論以管窺天以蠡測海
况把酒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

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季矢曰
鴻寶益全秘

前漢劉向傳上復與神仙方士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玉經書類

師古曰鴻寶亮秘書並道術篇名藏在枕中常存錄之不備世也神

仙傳淮南王依內書二十篇中篇
丹梯庶可陵

謂淮南王有鶴

八卷言神仙黃白之事名鴻寶
淮王門有客

示人今雖無隱於前使甫得以親近破也謝靈運詩

類步隱丹梯謝玄暉詩要欲遺音題即此凌丹梯

有一作下前漢淮南王安好書欲委招致賓
終不媿孫登

客方耕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外書數方言
淮甫以

比汝陽而不自媿於孫登也晉書隱逸傳孫登好讀易祝一妙琴見

者皆親樂之秘康從之遊將別謂曰先生竟无言乎登曰子才多識

敬贈鄭諫議十韻

鄭諫議雖不得名必善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

為天子諫官非不謂之顯達而

專矣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

於作詩之義又早歲已有名此

如射之中箭之勇也
思飄

雲外物

思相吏功情思也外一作動謂其詩思俊逸超出乎雲物也

律中鬼神驚

謂其詩律合乎

法度可以

毫髮無遺恨

公言作詩中有一字一句不佳與如律中鬼神驚也

瀾獨老成

謂其詩才結縉而句法尤壯健也

野人寧得所

自此而下皆公自序野人謙辭也

天意薄浮生

多病休儒服

真搜信客

信客在所指耳天合賦凌寄真搜

築居仙縹緲

遊食歲崢嶸

縹緲普召切縹緲亦召切幽邃見言下築欲住幽邃之處如仙之縹緲

使者求顏闔

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

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

諸公厭

諸公厭

襦衡

以放食之人諸公厭之如亦衡焉衡初托曹公又托刘表又

一諾重

李布傳縹緲土曹上生謂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

君見窮途

君見窮途

然諾歛使寸心傾

謂傾向於諫議也歛許勿切暴

杜詩卷五

哭宜憂阮步兵

晉阮籍字嗣宗為步兵校尉憂至意命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覆至生詠阮步兵詩

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

前出塞九首

戚戚去故里

古詩戚二何所道

悠悠赴交河

古詩悠悠二彼長道杜田曰按唐西州交河

在伊州西七百里向水分條健城下因以名之

會言謂正觀十四年中高昌以其地置交河

也期

亡命嬰禍羅

謂赴交河之役有程期而逃亡其命則必有收捕禍所及矣按唐實錄三命三林頗師古

住大甲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也

君已富土境

謂玄宗中國之地已闢矣 開邊一何多

設祿山國忠之徒為因生事於夷狄也

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吞聲也李陵吞聲武書負

戰而長嘆陸士衡從軍詩朝餐不免宵息常保負戈

出門日已遠

不受徒旅欺

此言离家日久已習戰鬪之事故徒旅不能欺也

骨肉

恩山斷

呂氏春秋父母之於子此之謂骨肉之親也

男兒死無時走馬脫轡頭

木蘭曲南市脫轡頭

手中挑青絲

挑吐彫切搖也青絲馬韉也吳簡文帝紫騮馬詩青絲王鐸又死轉青絲韉

捷下萬仞岡

何一作夫左思賦振衣千仞岡

俯身試塞旗

塞起度切取也曹子建詩仰手

接飛後俯
自散馬蹄

磨刀鳴咽水

辛氏三秦記隴山天水大坂也俗歌云隴頭流水鳴咽水

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

鮑照東門行幽聲斷客情又行子心

丈夫誓許國憤死復何有

陸烏憤切

功名圖麒麟

白麟作麒麟閣繪功臣象宣帝甘露三年上恩服袿之美乃畫畫大將軍霍光等十一人於麒麟閣虞羲詩當今麒麟閣上千載有雄名

戰骨當速朽

丈夫以身許國死何足血况傷於鬪別乎此勸以義之意也宋司馬造石槨孔子曰死不如速朽

送徒既有長

長下大切孟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

遠戍亦有身

戍東隅切守邊

也生死向前去不勞更怒嗔

足見其強壯人於戰豈所謂路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乎

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决絕不復同苦辛

忠

領劍南幕使遣成德南餉路險之辛无憂者人人思亂此詩所以作也

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三軍軍中異昔樂主將益盡聞

為將之道甘苦與眾共之今將樂而士苦二樂之異如此豈隔河

見胡騎倏忽數百羣疾走也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勳

綠山國忠為將暴虐不甚然國忠起於貴死之寵以宰相獲劍南節度未嘗為國立勳此用所以譏其素賤也若擣青少為奴僕後以子

夫之故得為僕將故用以此之也擣青傳青少時父使牧羊皆奴畜之有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後拜為軍騎將軍

挽弓當挽疆馬也與真傳真能挽滿注挽滿猶引疆司用箭當

用長以言士卒各矜其能也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言士卒各致

殺傷孟子曰定于一孰能一之不嗜殺入者能一之而喜開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間

曾才登坊積也前漢匈奴傳匈奴攻太原高祖自將兵擊之會冬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陸士衡詩駢馬飯陰山陰山馬不前仰無積

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

不可攀謂士卒比在築城保於危陽暮望帛雲而不得寺之南還

是以美也周王褒短歌行無復美地關山月唯看漠北關

雲城

單于寇我壘

單時

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

吳越春秋

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

劍者干將之專干將作劍金鐵之精未肯流干將夫婦乃斷髮剪爪投之於中金鐵乃濡遂以

成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列士傳眉間尺者謂

眉間廣一尺也楚人干將鑄劍之子楚王夫人常於夏納涼而抱鏡

柱心有所感遂懷孕後產一鏡楚王命鑄劍鑄此精為雙劍三年乃

成劍一雌一雄鑄劍乃留雌而以雄進楚王劍在匣中常有悲鳴王

問羣臣羣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唯懷其雄也王大怒以鏡劍殺之

眉間尺乃為父殺楚王公集有曰匣裏雄劍又曰雄劍鳴匣是

也

彼軍為我奔

歲絕書曰楚王作鐵劍二枚晉蘇闡而求之不

城而墜之三軍破敗

虜其名王歸

前漢匈奴傳霍去病衛青操

數宣帝紀單于

繫頸授轅門

後胡計切轅門以車轅為門也賈

官以主函奴行日之計請必保單于之嬰而制其命終軍傳單于在說

門潛身被行列一勝何足論

南越自請願受長纒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司馬穰苴傳立表轅

從軍十年餘

一作十餘年言用兵久也能無分寸功

天下為之亂 衆人貴苟得 誠國忠之徒為國生事苟得辭位而

可不戒哉 已安問其國家安危存亡之所係乎

欲語羞雷同 羞一依差謂賢人君子不肯貪功大 中原有闕

爭况在狄與戎 狄謂單于戎謂吐蕃也王繼西方 丈夫四方

志 射義象欲蓬矢大以射天地四方者男 安可辭固窮 丈夫有

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為事 固窮不取 為國生事

志宜奮奮志立功于四夷安可以固窮為辭而无志於功名也哉此特

勇士之志而非經世遠謀之士用於斯時蓋可固窮不取為國生事

虽无分寸之功其忠於君

可見矣論語君子固窮

官定後盛贈時免河西尉為左衛率府兵曹

按明皇天宝十載辛卯春正月乙酉朔八日壬辰朝獻

太清宮九日癸巳朝享太廟十日甲午有事于南郊

上三大禮賦帝奇之使持節集賢院令宰相陳希烈試

文章為希烈所忌權河西尉不拜改左衛率府參軍公

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

晉陶潛字元亮為彭澤令素簡易

應東帶見之嗜飲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

老夫伯超走率府且

腰以事鄉曲小兒解印去賦歸去來

十一

逍遙耽酒須微祿狂歌託聖朝故山歸興盡迴首向

風颭

颭必遙切回風也謂須微祿故元復有歸山之興但虛風迴首而已

贈李白

秋來相顧尚飄蓬

曹子建詩轉蓬離本相飄隨長風

未就丹砂愧葛洪

昔

去李白有就丹砂之志今相顧飄蓬故於葛洪有愧也按晉葛洪傳洪字稚川從祖玄吳時李道得仙手曰葛仙翁其鍊丹秘林悉得其法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來為勾漏令帝從之

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

為誰雄跋扈與強梁指祿山以為亂也按後漢梁冀後暴恣甚實帝助冀知與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北齊

高祖謂世子曰疾景寧制何南十四年嘗有飛揚跋扈志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五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六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天宗十四載十一月初作按是月安祿山反於范陽甫
待妻子留奉先故甫在首家焉奉先蓋唐之蒲城縣屬
同州開元四年改爲奉
先縣以奉睿宗橋陵也

杜陵有布衣

杜陵公所居之地也餘見醉時歌注

老大意轉拙

古詩老大意轉拙

許身

一何愚竊比

稷與契居然成濩落

詩生民居然生子莊子道遠遊篇輒落无所容

陸德明音義鉅戶郭勿司馬音護簡文云鉅
落舊郭落也司馬云鉅布護也落零落也

白首甘契闊

詩擊鼓皆師死生契闊

蓋棺事則已

古詩蓋棺事乃已

此志常

觀豁

觀九利

窮年憂黎元

莊子文戶物皆備因以

嘆息腸內熱

賜一作腹甫食不遇其志猶在君民大丈夫負經綸志常觀此語送
死而掩棺此志方已是以窮年憂黎元嘆息至於中執此孟子所謂

不得於君則執中是也莊子入問世篇樂公
子高曰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執哉取笑同學翁浩歌

彌激烈甫志在君民而同享之人反輕笑之甫此懷无所寫形非

無江海志莊子濠王帶身居江海之上心遊魏闕之下蕭灑送日月依送一生逢

堯舜君舜一不忍便求訣當今廊廟具成孫通傳黃柳廟

帝王之功非一上之譽構厦豈云缺潘尼詩大厦須異葵霍傾太陽

惟南子葵霍傾心向日曹植求通親表若葵物性固莫奪莫一

甫謂若使高卧江海上送此餘年吾不忍為也况生逢堯舜之君何

忍一不見用便决別而去况當廊廟之才亦不乏人可以佐天子理

天下只是甫抱葵霍之誠向慕於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

胡為慕大鯨輒擬偃溟渤螻蟻物之微者甫自喻鯨鮪大魚

君澤民其去甚大後自責曰我誠淺蟻蓋但可自求其穴何敢過

擬大鯨而偃養於德與我古今注鯨大魚也惟曰鯨鮪曰鯨常以五

月生子於岸八月道而還海鼓以茲謀生理獨恥事干謁兀

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終愧巢與由高土傳許由隱於沛

杜詩卷六

一

告巢父巢父曰汝非友也

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

未能易其節易夷益切改也沉飲聊自

遣遣一依適非也顏延年詠

放歌頗愁絕

以此自悟生理有小

干謂勢要以取富貴推兀兀窮居其為壘矣汨沒自愧不能效歲

暮百草零

謂十一月起

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謂欲

天客子中夜發

客子甫自謂自京發程

霜嚴衣帶斷指直

不得結依能

凌晨過驪山

三秦記驪山西北有溫泉之水入浴

溫泉宮或亨二年名溫泉

御榻在喘嶮

嶮山貌言見明皇御幸

民動眾天下苦之是以綠山乘隙而反遂陷兩京如入无人之境可

不哀哉是時天變見于上帝莫省悟故甫於 蚩尤塞寒空言

詩中極言之後世號為詩史皆紀其實事也

蹴踏崖穴滑

蹴七六切蹋也

瑶池氣鬱律謂方

貴妃會于溫泉也張衡西京賦

羽林相摩憂

羽林舊駕之軍其

相摩憂也漢宣帝紀羽林孤兒

君臣留歡娛

君臣一依聖君張

應劭注林謂林木羽若羽翼

景陽詩朝野多懼

娛樂動矜喝噶

矜讀曰隱震也謂時明皇表樂舞山溫泉也相如山林賦車騎奮起矜天動地喝噶一作喝噶

一作穆喝一作湯喝王琪吳若本皆作喝噶喝音海噶亡割切張衡南都賦其山則空峒喝噶生山石高峻貌歐陽公王荆公改穆喝作喝噶相如子虛賦張樂乎膠葛之寓注曠遠深貌揚雄甘泉賦其相膠葛注膠指言膠加也曹靈光與賊洞洞轆轤其字又不同正異又

作喝噶今從賜浴皆長纓按唐書天子十月幸華清宮賜從臣王吳本爲正賜浴皆長纓按唐書天子十月幸華清宮賜從臣韓子卿君好長纓左右皆服與宴非短褐

長纓江文通詩長纓皆俊人與宴非短褐

賦者不獲與宴也形庭所分帛

形庭天子之庭以刑飾之也趙本自寒

女出

郭泰被詩故故白髮絲織爲寒女衣寒衣雖巧妙不得棄持掖鞭撻其夫家

撻一作篋聚斂

貢城闕聖人筐篋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

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

鹿鳴之詩文武所以宴羣臣嘉賓實幣帛于筐篋以將其厚意蓋聖人筐篋之恩非苟務爲濫賞實欲使臣得及其心存活邦國之民而已今方宗使覲斂之臣鞭撻謀求分賜无功而受此物是忽其活邦國之理也君所賜者蓋是弃此筐篋之恩也

多士盈庭无敢以此饋君惟仁者則其有受所以爲國家戰慄也

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

內金盤上方器用也衛霍皆以中堂

舞神仙

舞一作客

煙霧蒙玉質

江淹雜詩願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

暖客貂鼠

裘

一作客 裘貂裘貂丁脚切鼠屬毛皮

非管逐清瑟勸客

馳蹄羹霜橙壓香橘

魏王花木志蜀有給家橙似橘而非若柚而香冬夏華實相繼亦在戶橘

門酒肉臭

肉一作膏 路有凍死骨 孟梁惠王篇庖有肥肉 榮枯

咫尺異惆悵難再述

當是時揚國忠舉族與宴實資不貴仁人君子為之寒心况又內出金盤銜食以賜

之歌姬舞妓皆抱玉質有酒中堂或接客以貂裘或勸客以馳藥宜知貧民下戶有凍死者耶甫從羈山過身披短褐不得與宴國忠之徒漫以妃寵榮貴雖相去咫尺而或榮或枯不

當天附之遠也是以惆悵難再具述其事也 比轅就涇渭官

度又改轍

後漢袁紹度河壁延津南曹操還屯官渡注官渡在今鄭州中牟縣北 群水從西下

袁紹之官渡魏志公還軍官渡袁紹眾不潰漢書音 疑是崆峒來 唐吳安定郡保

極目高崑元

崑元高峻貌 疑是崆峒來 唐吳安定郡保

觸天柱折

唐過羈山迤邐北較越就涇渭循涇渭 疑是吐蕃從

觸來始思天柱為之折傾是月祿山果叛守官之民為之敗走也吐蕃入寇常從崆峒山下來故集有詩曰崆峒小麥熟且願沐王師是

也列子湯問篇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於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河梁幸未折古詩携手上河梁技撐聲窸窣窸自上切窸蘇屑切窸窣聲不安也行

旅相攀援援于元切引也川廣不可越作不一老妻既異縣既託

古樂府記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十口隔風雲江文通雜詩彈指值風雲誰能久不顧

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號胡刀切咷徒刀切易幼子飢

已卒餓吾盍捨一哀里巷亦嗚咽蔡詩行所媿爲

人父無食致天折豈知秋未登未一作貧窶有倉卒甫乃

梁未裂之時幸得以渡道路傳言祿山叛陷京城行旅皆驚畏竄走甫宗獲濟既到奉先妻兒斃賊略無生理不幸幼子又死雖甫割愛捨哀而里巷亦爲之動傷爲父之道不能贈給諸子以致天折尚且有媿况爲天下父母者乎甫又寓意於宗不能爲民父母秋成既不

登加以祿山之禍是使吾民貧窶衣食不足而又倉卒遭喪其苦爲如之何有詩終窶且貧卒一作梓曹植贈白馬王粲詩倉卒骨肉親

能不懷生常免租稅常陳名不隸征伐撫迹猶酸辛猶

苦辛平人固騷屑劉公幹詩平人易感動何遜云久

作蝕 阮籍詩 感歲懷辛酸

默思失業途

途一作旋

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

端一作祭 頌

洞不可撥

頌詞切 偏徒撥切 頌想絕貌 都活切 拾也 甫言維不見用亦爲辛矣 身切 命官既免 租稅又免 征伐無隨

事迹尚且酸辛况百姓苦於租稅名隸戰伐其騷動徭眉尤可撥也

南默思吾之失業念彼遠戍之兵其亦憂思與山名高祭天下頌同未可遽撥而絕之也 嗚呼甫一布衣而吟咏之間未嘗不憂及君民

其忠矣乎 淮南子天文訓 鴻濛鎮洞莫知其門 魏武帝詩明如月何時可撥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川障歌

堂上不合生楓樹 怪底山川起煙霧 聞君掃却赤縣

圖

河圖若地象赤縣之州是爲中州 東南曰神州 鄒子曰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 分耳耳 國名赤縣 赤縣內自有九州 禹之別

九州是也 漢書按地理志 奉先縣屬京兆郡 南隸有橋陵詩 居然赤縣立是也 赤縣圖乃畫華山也 乘輿遺畫滄

洲趣

地理志 滄州乃景城郡 春秋戰國時爲齊趙二國之境 秦年鹿上谷二郡 地漢高祖置渤海郡 南爲滄州 滄州圖乃畫滄

也 畫師亦無數 好手不可遇 對此融心神 知君重毫

素

毫筆也 素練也

豈但祁岳與鄭虔

祁鄭唐之善畫者也 古今名畫記 鄭虔高士也 蘇許公爲相 申

以忘年之契薦登著作郎開元二十五年為文辭李士衡等撰事
好琴酒篇詠工山水進獻詩篇及書畫元宗御筆題不刺度二絕筆

迹遠過揚契丹言劉之筆迹過於揚則扣契不足道也揚素在隋稱善畫其畫傳於契丹故以為號名畫記揚

契丹官至儀同備珠云六法備該其有骨氣山東賦劉元駕伊人不
在關立本下鄭法士嘗求楊畫本楊引鄭至朝堂指以宮闈衣冠人

物車馬曰此是古之畫得非玄圃列出泉溫和无風飛鳥百獸

之所歎食先王之所謂滕圃淮南子崑崙懸圃絕通天無乃瀟

湘翻曾子開曰瀟水出道湘水出全一水至水合而悄然坐我

天姥下姥莫補切天姥山名吳錄地理志剡縣有天姥山今耳邊

已似聞清猿吳越郡國志天姥山与括倉山相連上反思

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乃一作恐嫌長安二輔左

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扶風右馬湖蒲城右馬湖

應泣本朝錢希白洞微志野亭春還雜花遠遠謂漁翁暝

踏孤舟立暝日滄浪水深青溟闊浪魯當切欹岸側島

秋毫末

毫末謂筆端也

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

張華博物志舜死二妃淚下染竹即斑妃死為湘水神故曰湘妃難騷遠遊章句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

劉侯天

幾精莊子大宗師篇嗜欲深者天機淺

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

余表馬

流句令好兒郎偏

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

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

貌莫角切貌人類狀也後漢林衡唯善孔

蹴及揚脩常稱曰大兒孔文李小兒陽德相餘子碌碌莫足數也

若耶溪

若耶溪在今越州會稽之南雲門

寺

南史何遜字子季以會稽山多靈異仕遊焉居若耶山雲門寺初

山兄弟世謂何氏三高梁武帝勸給白衣尚書祿辭不受

吾獨胡為在泥滓

西征賦或被左社奮迅泥

青鞋布襪從此始

若耶溪雲門寺二者皆勝境甬自傷汨沒塵泥未能脫迹以遊覽也

橋陵三十韻呈縣內諸官

開元三年六月睿宗崩十月葬橋陵橋陵在奉先西北二十里

先帝昔晏駕

先帝指睿宗也前漢天文志宮車晏駕注天子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出耳

茲山朝百靈

茲山指豐山也長安志開元四年以蒲城縣之豐山建睿宗橋陵

崇岡擁象設

象設謂左右之山象青龍白虎之類也楚辭招魂章句像設君室靜閭安處

沃野開天庭

張衡賦廣衍沃野

即事壯重險

易習坎重險

論功超五丁

昔蜀王欲鑿山開道以取秦天爲王生五丁力士能

徙山今論其葉陵之功超過六丁也按蜀王本紀天爲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山秦王獻美女於蜀王蜀王遣五丁迎女見一大地入山

穴中五丁共引蛇山類素五女皆上山化爲石

却路羅峻屏

却路森列貌孫綽詩遠山却路羅峻屏

蕭泠泠石門霜露白

露一作霧謂秋祭時也

玉殿苔莓青

謂春祭時也

女晚知曙

晚一作曉

祠官朝見星

官一作臣謂宮女祠官各勤其職而虔於從事以象生時也

空梁簇畫戟

謂列戟以森構也

陰井敲銅瓶

謂汲井以供祭也

惟王心不空

王謂肅宗也詩江漢篇王

繼一依曰繼夜正異依曰相繼吳志然朱崇傳中使口食之物相望於道

豈徒卹備享尚謂求無形孝理敦國政神靈推

道經莊子用志不凝於神瑞芝產廟柱好鳥鳴巖扃

詩一作猶一作巢曹子建

詩好鳥鳴高枝 **高嶽前律萃** 嶽呂岬切萃收吸切 **洪河左澗深** 澗鳥

定切嶽于高切小 **金城蓄峻趾** 金城蘭州也 **沙苑交迴汀** 沙苑隸左馮翊

求與輿區固 西都賦防禦之阻則天地之輿區 **川原紛眇冥** 居然赤縣

立 蒲城縣本屬同州開元四年以縣之豐山建橋陵改為奉先縣仍隸京兆府十七年昇為赤故公詩言赤縣也 **臺榭爭**

岩亭 岩亭高也江淹詩岩亭南樓期 **官屬果稱是** 聲華真可聽 真一作宜

縣內諸官其才德名聲皆稱其職也 **王劉美竹潤** 喻其有節操也 **裴李春蘭馨** 喻其

譽也 **鄭氏才振古** 謂其才之多也 **啖侯筆不停** 啖杜覽兒切姓也 **遣**

辭必中律 中丁仲切當也謂其發言合法度也 **利物常發矧** 矧奚經切砥石也謂其制物有勳裁也莊

子養生主篇庖丁為惠文君解牛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綺繡相展轉** 綺

喻其文 **琳琅愈青熒** 愈一作逾琳琅眩曜青熒 **側聞魯恭化**

華也 以魯恭美亦縣令善政也後漢魯恭字仲康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頗傷稼不入中牟何南尹表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

撮肥親往藁之肥還以三異 **秉德崔瑗銘** 處已也後漢崔瑗字白安安上書言狀帝異之

子玉有座右
銘傳于世

太史候鳥影

以後漢王喬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恠其來

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
自東南飛來於是候鳥至李羅張之但得一雙焉焉

王喬向隨鶴

翎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道人浮
亡公接以上篇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

七月七日待我於緄氏山頭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頂望之不得到幸
乎謝時人而去余謂王劉裴李鄭氏吹侯皆縣內官有仙骨殆非凡
俗之流皆美

朝儀限霄漢

此下兩自述也赤縣令入朝而公自
拾遺殿為華州司功故不得與朝會

之儀如限

客思迴林垆

垆音高

轅軻辭下杜

又苦實切轅軻
音坎軻音可

車行不平也

一曰不得志轅或作瑀或從士義同楚辭七

飄飄

又苦實切轅軻
音坎軻音可

陵濁涇

凌陵作凌凌乘也詩涇以渭濁水經注涇水出安定入朝
那縣西開山頭東南經新南扶風至京兆高陵入渭水合

又東與渭水合經秦

諸生舊短褐

短一

旅泛一浮萍

荒

歲兒女瘦暮途涕泗零

詩涕泗
零

主人念老馬

主人指縣內
官欲求諸見

念老馬詩外傳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御曰此何馬也曰故
公家之馬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法其身
仁者不為也東帛而贖之

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

辭宇容秋螢

宇一作署容一作岩辭
宇官舍也以官舍館甫

齊草化為螢其質不美庸自喻諸官
不以其質不美而賤之而見容也

流寓理豈恆窮愁醉未

醒何當擺俗累浩蕩乘滄溟

流寓者出於事勢不得已甫豈樂爲之苟能擺脫俗累優游於

江湖之上乃甫性之所樂尚以俗累所拘爲恨矣

後出塞五首

天寶十四年乙未三月壬午安祿山及契丹戰於漢水敗之故有是詩爲出兵赴德陽也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

後漢班超字仲升有大志常爲官備善投筆歎曰大丈夫當效傅介

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父事筆硯問平梁竦字安定自負其才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朝食州縣

之職徒勞人耳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上召募赴薊門

薊門古詔切燕地薊昭

東武吟始隨張校尉召募到河源

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鞭

鞭一作鞍百金裝

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

道周道邊也王仲宣詩親戚對我悲珠白

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

吳鉤名也吳

越春秋闔閭內傳曰闔閭既室莫耶之劍復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爲善鉤者當與之百金有人殺一子以血爲金遂成一鉤獻於闔閭

而求賞主曰何以異於衆鈞乎鈞師向鈞呼二子之名吳鴻處提摺我
在於此王不知伎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鈞俱飛著父之曾王乃賞百
金遂服之不離其身鮑昭結客少年行錦帶佩吳鈞余謂老者以酒
食爲饒少者以吳鈞爲贈其勇法可知此詩有封侯功業之言則知
辭不可監受而因忠徒以貴死之

寵君位宜非無功而受祿欵

朝進東門營

東門洛都之門也

暮上河陽橋

河陽洛水之陽也李少卿詩携手上河陽游子

莫何之王仲宣從軍詩朝發鄴郡橋暮濟白馬津

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

詩車改篇

蕭蕭馬鳴

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

士卒之多則諸將各有

敗心故掃在

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茄數聲

人至日暮歸也各相招認以君其幕也

壯士慘不驕

謂壯士聞前聲之動慘然無顏色起故鄉之思也

借問

動茄居牙切卷戶葉以吹之也

大將誰

曹植七哀詩借問效者誰言是客子妻

恐是霍嫖姚嫖姚音飄遙前借嫖姚校尉霍去病以

椒房之親而致顯位故比之楊國忠然國忠以寵幸進驕暴不恤士卒卒皆疾之故有是句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豈知英雄士出師巨長雲

巨居鄧

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

良將惟務守邊疆不貪戰功英雄之主如漢武帝唐

切極也

壯詩卷六一

七

太宗皆好窮兵於遠加以一時喜功之臣佐成其謀徒以出師如雲
之盛殊不知六合已一家何必提孤軍深入四夷而勞民動輒哉此
託意以諷玄宗開邊於西
北然我祿山之禍發也

遂令貔虎士

貔虎士 繼獎作韓書

奮身

勇所聞技劔擊大荒日收胡馬羣拉言開玄真北持以

奉吾君

此諷揚國忠之徒西擊大荒之野北開玄真之地為國
注事持此功以獻捷於玄宗由受高爵重祿不亦厚願

乎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

謂西北蕃
已益矣

漁陽豪俠地

漁陽
乃北

郡豪傑謂能以力
使助人急難也

擊鼓吹笙竽

言凱旋
奏樂也

雲帆轉遼海粳稻

來東吳

遼海乃遼東郡東吳出粳米水道
通海使舟轉輸以給祿山之兵也

越羅與楚練照耀

與臺軀

耀一作輝越羅楚練賞賜戰士金與臺軀練之賜身衣美
麗殊不知此物出於百姓之膏血也左氏昭公十七年卑臣

與臺軀

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臣不敢議議者死

路逾陶

主將謂祿山也時祿山為瀋陽節度所領皆突騎兵環賞資
无賞玄宗御承天門率百官迎牙祿山待功高氣凌公卿誰

復敢議其
事者哉

我本良家子

備錄充臣以君家子也

止向亦多

門

多門謂用兵非一方也左氏成公十六年傳晉政多門

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

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

躍馬食肉言其貴也國忠驅民開

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

嶽山之兵長驅而來東都西京皆

爲之陷沒皆國忠有以致之故也

中夜間道歸

間讀爲去声漢高紀從間道走

行不公顯也國忠歸嶽山有變已陷兩

故里但空村

謂居民盡

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

言國忠金異於嶽山不負叛使之

報應之理可不戒哉

東坡蘇軾又曰詳味此詩蓋嶽山反時

其將校有脫身歸國而嶽山尺殺其妻子者不出其姓可恨也

玄都壇歌

玄都壇乃漢武帝之所築帝好神仙故築之

伯真公所治也七言六韻寄元逸人

元逸人隱道士也有神仙之術也甫作是

故人昔隱東蒙峰

故人者謂元逸人也地理志泰山蒙陰縣有蒙山禹貢屬徐州

已佩含真景

蒼精龍

蒼精龍謂劍也後漢士孫瑞劍銘含景吐商春秋繁露劍之在左青龍也刀之在右白虎也或曰按神仙錄

龍驅鬼神之符也東方青帝蒼龍之精景者日月之影也道家呼或曰月之光景以取其精氣故受錄符能驅攝鬼神也

人今居子午谷

王莽傳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從中頗師古曰今京城南有谷

通宋史者名子午谷二秦記曰子午長安正南也山名秦嶺谷名褒斜長安志城有南山有谷號子午谷南屬午北屬子社稷在北谷在

南陰陽家子午係衝破之方王莽有意篡漢欲絕其子孫從社稷前鑿通子午道時名為子午谷

茅屋

在一作此

屋前太古玄都壇

題青石漠漠常風寒

神異經東方有官畫石為壇左右闕高百丈畫以五色

子規夜啼山竹裂

帝而竹裂言苦之甚也華陽風

俗諺曰鳥有社鶻者其大如鷓而羽鳥其聲悲而吻有血土人云春至則鷓聞其初聲者則有別離之苦人皆惡聞之淮田家候其鳴則

與農盡東都記曰社字亦曰社主自天而降播為望帝好稼穡教人

農務治邦域至今蜀人將農者必先祠社主時荆州人驚令死其尸

近流而上至岷山下復生見望帝望帝因以為相号開明會巫山璧

江人遭洪水開明為鑿通流有大功望帝因以其位禪之号開明帝

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又云社字禪位于開明并

西山隱鳥時適三月子規鳥鳴故蜀人悲子規鳥也異物志杜鵑至

余謂

王母晝下雲旗翻

翻一作蟠劉向列仙傳王母神人人面蓬頭鬢戰勝

虎爪豹尾善笑穴居崑崙山或曰此王母之使也漢武故事七月七日於承華殿忽有一青鳥從四方集殿前上問東方朔何鳥也朔曰西王母必降是夕漏七刻西方隱二若雷聲有頃王母乘紫雲車而至此假子規以對王母蓋子規乃蜀帝故也

計誠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

芝草仙藥也琅玕室業也言此人所居靈異之地在二生長是

物足供服餌一隱而不復出也武內傳

鐵鎖高垂不可攀

藏經綺字函晉時有戌卒屯於子午谷開谷之西去三百里有大窟垂約百有餘丈戌卒欲挽引而上有虎蹲踞其傍叱咤大吼戌卒驚走歸告戌長戌長率其隊共往視之迷而不知其所又藏經感應錄

唐正觀初採蜜人入子午谷開有大秦嶺開鐘舌尋而至焉寺舍二門傍有大竹林其人斲二節以盛蜜可得五斗下至大秦成則倍防

許防人曳鎖擊之太牢有二虎據人大呼防人怖走

何蕭爽按神仙決錄有天地仙三十六洞天八十一福地由地仙擯累功行遂超昇天仙今逸人致身福地已焉地仙之

流何其清灑清爽神氣不凡故也福地記終南山東接驪山泰華西連太白隴山北去長安八十里南入楚塞連屬東西諸山周廻數百

里名曰福地

數庭前甘菊花

庭前甘菊移時晚

一作庭一作階

青檠重陽不堪摘

甘菊以移

謂失其時也

明日蕭條盡醉醒

一作醉

殘花爛熳開何益

復何益此與屈原不遇其時而云峯世皆醉唯我獨醒之意同也詩云

邊野外多衆芳采擷細瑣升中堂

類突結切將取也詩云

喻君子衆芳細瑣以喻小人君子不遇時不見采擷小人在位君子在野無異也

念茲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纏風霜

人故至於失所而埋沒乎風霜有如此甘菊矣觀甫此詩絳意含蓄其情可知矣

醉歌行

別從姪勤

陸機二十作文賦

晉陸機字士衡作文賦序云以述先世之盛麗作文之利害

汝更小年

能綴文總角草書又神速

詩齊風總角非兮毛

世上兒子

徒紛紛驂騑作駒已汗血

餘見前注

執鳥鳥舉翮連青

雲

執鳥鳥舉翮連青

詞源倒流三峽水

源一作賦此夸大從

峽之水可衝激而倒流矣隋藝文傳筆有餘力詞无竭源海賦
吹噓則百川倒流峽程記三峽者明月峽巫山峽廣澤峽也

陣獨掃千人軍復美其筆力之快利金千人之軍可指揮而獨筆

老登甲也硯者城池也本領只今年纔十六七射策君門

期第一射策甲科謂策問疑難從而射之對有中否取譬於射也舊

難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

穿楊葉真自知射李貴乎自信勤之才藝有必取之理如養由基

中前說白起曰其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

中楊葉之大如百暫蹶霜蹄未為失良馬有千里之才金

中馬可謂善射矣暫蹶霜蹄未為失良馬有千里之才金

是排風有毛質言真率一日之長舉擢英秀亦偶然爾非難取會

靄蓋以其終有連雲之毛質焉此慰唁之且復有識汝身已見唾

成珠美從姪開口成文如珠它日必汝伯何由髮如漆前恨年

无日歸里傷不及

見勤之富貴也

春光淡沲秦東亭

淡沲一作潭沲徒我切水兒東亭砥京城門外會

別之亭梁簡文詩潭沲音惟明富嘉謨明

水滸陽春二月朝始暎春光潭沲度千門

渚蒲芽白水行青

梗切接余也蒲終有芽而白行在水而青指東

亭之景物得其性也離別之苦皆物之不如也

風吹客衣日杲

杲言甚寒也詩衛

樹攬離思花真真酒盡沙頭雙玉瓶

衆賓皆醉我獨醒

皆一作已屈原傳曰衆人乃知貧賤別皆醉而我獨醒所以見故

更苦吞聲躑躅涕淚零

躑躅一作山艷昭行路難吞聲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時高適薛據先有此作

西京雜記西京外郭城朱雀街東第三橋皇城之東第一

街進業坊隋无漏寺之故地武德初廢正觀二十一年高宗

在春官時報其母文德皇后爲之所福助其地建寺故名

慈恩南院隋黃德太子森燔爲京城之最西院高祖六年

高三百尺末微三年沙門元奘所立浮屠內有梵本諸經

數十匣皆金面東塔立太宗皇帝撰三藏聖教教及高宗

皇帝述聖記二碑並諸法食書中和中書舍人李

高標跨蒼天

天一作穹塔六級高三百尺

烈風無時休自

蜀都賦陽鳥回翼乎高標

非曠士懷

曠一作壯艷昭放歌行人自難安知曠士懷

登茲翻百憂

夫人登高瞻遠自有

所見則必有感用登此塔俯視兵火之後景物蕭條益无憂傷乎惟曠達之士對此能遺適且詩史爰篇後生之後逢此百憂王仲宣

登塔試登茲樓以四望

方知象教力

象教者謂如來旣化諸大弟

以瞻敬之也墨无羅識釋迦佛住出正法五百年象法一千年未去亦一万年突敬寺叫四天之下聞諸象教頭陀寺碑正法旣以象教

陵夷注謂為形

足可追冥搜

力功德无量可以搜求乎冥冥也

公適天台賦序非夫後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遐想而存之

仰穿龍虵窟

謂塔磴道屈曲而升有如穿龍

始出技撐幽

撐抽庚切邪柱也塔級之下皆技撐幽黑至

七星在北户

一作河漢聲

西流

皆言塔之

義和鞭白

山海經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義和國有女子曰義和為帝俊之妻其住十日常日浴

秦山忽破碎

秦或休表言

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

天子之都曰皇州此記意兵火之後逆氣熏蒸土地分裂清濁无分

循之皆是安能獨辨帝都耶祿山自山東長驅
而來遂陷京城九廟淪隳豈復有尊卑之辨哉
回首叫震舜蒼

梧雲止愁梧弓扁舜葬於蒼梧之野史記本紀舜南巡守窮於蒼梧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後宗志零陵郡管道

南有九疑山按九疑山圖記道州東七十五里有蓋遠縣南六十

里有九疑山有九峰一曰素一曰白一曰女英三日石城四曰娥皇五

曰朱明六曰桂林七曰華蓋八曰巴陵九曰石鏡惜哉瑤池飲

樓居四百餘里其形相似見者疑之故曰九疑

依蘇穆天子傳天子遊崑崙而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

誦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懸崖山川間之將子先死尚能復來

天子咨曰子婦東土和台諸夏乃民日晏晷矣命亡暗紀感因寺

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之事也南望而遠想蒼梧則訖虞舜而思高宗之晏駕而望而遠想

孫池則又訖西王母而思文德皇后之不留也博雅謂昔虞舜南巡

死于蒼梧之野周禮王母而思文德皇后之不留也博雅謂昔虞舜南巡

幸蜀故用比之虞舜南巡揚貴妃見籠於玄宗為霓裳羽衣劫西王

母之所為嘗与玄宗會溫泉宮故用比之穆王會王母于崑崙今玄

宗晏駕用託意感傷之故有叫震舜借瑤池之句也顧節古前詩善

音義天子崩羣臣不忍言但言車駕晏起

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阮嗣宗詩黃鵠遊四海中

路將

君看隨陽鴈陽之鳥鴻鴈之屬

各有稻梁謀梁稷報

趙王賜詩未知稻梁鴈何以報君恩

趙子操曰因黃鵠之遠去至

若高峯遠引之士然无所投止而我之俯世徇身則未免若鴈之謀

縮梁也。○詠古曰：黃鶴一卒千里志在飛騰，鳩鷹隨陽志在稻梁。當
梁山之亂，賢人高舉遠引，投箕林野，有似黃鶴。奈何詭隨之志受人
侮，署各得爵祿而已，豈不若隨陽之
鷹乎？元遠適唯在於稻梁自肥者耶。

示從孫濟

濟字應物，給事，中京兆尹。

平明跨驢出

驢，乘也。

未知道誰門，權門多躡脊。

躡，祖本切。脊，達。

今日切。前，浸息。夫，郭傳。交遊，貴氣。飛趨，走權門。詩小雅，韓公皆惜。權水自相對談話，皆則相憎也。且復尋諸孫，門
者，權實之門，惟其多躡脊，是以采尋同姓也。

生竹堂後自生萱

詩：衛風，焉得薺，草言樹之者。注：薺，草名。人志憂，皆此堂也。說文：萱，志憂草也。

萱

草秋已死，竹枝霜不翻。

翻，今作番。堂前者，堂之南也。堂後者，堂之北也。竹以喻父，萱以喻母。男正位，于外，故堂前父之所居；女正位，乎內，故堂後母之所居。萱草已死，言杜濟之母已喪矣。竹枝不蕃，兄弟警則連枝言杜濟之父所存者，獨其兄弟先人此序，濟已喪父母，惟叔父甫在，為至親也。无

以數文為嫌，蓋譏同姓之恩，列傳於至親者，尚然况疎者乎？

淘米

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

所食也。汲多則井渾，放水則傷根，嫌其數也。古詩：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交不成。阿翁

謂自覺兒行步奔濟也兒謂所來為宗族作來亦不為盤

食音孫熟食也甫之來尋諸孫蓋為宗族而來不為盤殮故也俗

交無以數來而生嫌隙故取喻者以多放手而有并渾傷娶之句也

左氏傳公二十二年博晉公子及博小人利口實按俗本或作實

實實薄俗難具論具一作勿受外嫌猜斷贈受外嫌猜

同姓古所敦此責俗後生來相頌小人以口實為利各於刀錐

所為豈

曲江三章章五句

康駢劇談錄曲江池本秦隄州

遂為勝境其南有紫雲樓美矣死其西有杏園慈恩寺

花并環烟火四際都人遊玩盛於中和節中和上巳

賜燕江側掖浦葱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甚然可愛西

京雜記朱雀街東第五街皇城之東第三街昇道坊龍

華尼寺南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此地秦為宜春苑

在漢為樂游園寰宇記曲江漢武帝所造其水屈曲有

曲江蕭條秋氣高

西都賦原

菱荷枯折隨風濤

菱一

似廣陵之曲

紅故以名之

芟即麥也爾雅麥斷擻注麥今水中芟說文麥也楚謂之芟蜀本圖經生水中央浮水上其花黃白色實有二種一四角一三角武陵

記兩角曰麥三角四角曰芟通謂之水栗爾雅荷葉葉注別名美葉江東呼為荷游子空堯垂一毛游子

謂也左氏傳公二十二年傳宋公曰君不禽二毛杜預注二毛頭白有異色白石素沙亦相蕩哀

鴈獨叫求其曹按元和中書舍人李肇國史補進士既捷大

天下經祿山之亂於秋氣蕭條萎荷枯折水既瘦涸沙石

浮露而相蕩孤鳴而求侶皆可感之事也子美覽此風物已非昔日

之盛復自傷年老兄弟間隔豈非黍離宗周之比乎甫集有詩云

弟妹今何在蓋亂離之日親戚不相保持石与沙本无情之物尚且

相盪隨流水轉移可以人不如沙石乎鴈有先後之序以聲為

弟也今哀哀獨叫而求其類喻甫之懷弟時是以有取於孤鴈焉

即事非今亦非古長沙激越梢林莽莽莫補坊宿草列

譚於秦青薛淪青錢於郊子陽問幕薛譚李比屋豪華固難數數邑主切計也

所以見曲江之事漢武帝大興土木之功於曲江徙京城豪華之族

以實曲江將以壯觀其地迨唐玄宗時比屋豪華尤為富盛士大夫

宴集于此清歌妙舞無日無之激越者謂歌聲發越稍動林莽如所

謂動深塵濁行雲是也自兵火之後甫遊此地風物蕭條已非古昔

故曰即事非吾人甘作心死交莊子齊物篇南郭子綦形固可

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

乎弟姪何傷淚如雨

心反謂無生意也甫自謂年老已灰少遊之心雖跡亦寂寞無所感恨但傷弟妹隔

別是以涕淚如雨也詩小雅涕零如雨

自斷此生休問天

論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遇不遇無非天命孔子常以變與為有命孟子亦以行止出乎

天今日休問天者蓋君子窮物之理尽己之性以至達天知命故能自斷而不以問天者也

杜曲幸有桑麻

田政將移住南山邊

杜曲在長安之南甫之所居山阿曰曲若今地名曰齊是也桑麻可為衣食之

資甫既不遇遂自斷欲依先人薄業移住于此得短衣匹馬隨以耕穡終其天年豈能強隨天命而尚富貴也哉

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短褐宜於上馬故楚人短髮欲便於擊穡也昔李廣有武才生於昭帝之

出故不用使其遇武帝好兵其見擢任必矣甫文士以筆墨為業惜乎為用武之秋是以不用甫自知才與世違故斷然濡術服著短衣

習過射鞍馬隨李廣之徒射虎為樂而文墨不足貴耶前漢李廣擊匈奴為廣所生得當斬續為無人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出獵見

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廣所居郡間有虎常自射之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六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七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樂遊園歌晦日賀蘭揚長史筵醉中作

按西京雜記宣帝神爵二年起樂遊苑園中記宣帝立
樂遊園之北因苑為名名曰樂遊朝即今昇道坊內餘
地是也此地秦為宜春苑在漢為樂遊苑又在京兆
萬年縣南八里二輔黃圖在杜陵西北慶字記曲地之
北在昇平里唐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遊賞其地四望
寬敞每於上已重陽士女咸就此披揆登高樓臺雲布
車馬填塞彩映日馨香滿路朝入詞士賦詩翌日傳
於朝市荆楚歲時記元日至子月晦並為藉飲食士
女泛舟或臨水宴樂玉燭寶典元日至月晦並為藉
為藉飲水士女泛舟宴樂酒於水湄以為度厄

樂遊古園基太森奕澤亦設煙綿碧草萋萋長詩春草生芳

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即吳平縣秦川對酒平如掌地長安城西

八十五里秦地皆高唯此寬平好射望黃昭帝置平陵縣魏為始平

甫至德初改為吳平公子指賀蘭揚長史華筵勢最高謂置酒於原
上儀則秦川如掌然也二秦記長安正南秦嶺根水流為長生
秦川一名樊川沈佺期長安路詩秦地平如掌層城出重巖

木獸示真率

率一作宰非長生木獸脩長而生者蓋用之以酌則始為真率也昔盧茂敏遇仙女授玉盤論匹偶

奈因錄未就露正恐致落人間不能逃生死遂以長生木獸與之曰飲此可以延年也韓中記長生木八九月生花色白子赤大如椹

子更調鞍馬狂歡賞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

城仗

夾今作甲非也芙蓉園魏文帝所開園有地一名波一名浪芙蓉亦猶芍藥有草有木是也唐玄宗開元時李元斌至芙蓉園夾

城仗即天子來幸之儀苗彘謂秦樂之古時角與揚長史更調鞍馬

記開元二十年來夾城入芙蓉園自大明宮夾巨羅城樓道經通化

門觀以達與慶官吹笙春明延喜門至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和也

芙蓉園在萬年縣東南十五里本隋之離宮景龍文館記芙蓉園在

京羅城東南隅有青林重覆綠水流漫蓋帝城勝景舊開闔晴朔

時幸之津陽門詩其年十月移禁仗五王扈駕火城路開闔晴朔

映蕩蕩映趙修作詠闔闔前君門也玄宗每幸從闔闔門可鼓

門開敞與樂遊相映帶也樂致遠引漢郊祀歌天馬章詩闔闔闔玉

臺應劭曰闔闔天門又天門草天門開闔闔蕩蕩如車曰詠讀如迭歌

頌師古曰詠大結切曲江翠幕掛銀榜有宮為青石為寶前二

起極拂水低回舞袖翻回一作回揚脩許昌宮綠雲清切歌

聲上秦鏡二夫人皆設翠幕排銀榜待天子宴賞以至歌聲清切舞袖低回一時之樂傳為盛事也列子湯問篇奏青撫節悲

歌響遏行云雲蓋光殿賦却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

悲只魯作即今甫遊此悲感當年之樂翻為此日之憂風物數莖已非舊時華髮但觀碧草萋萋一黍離之作与同意故也

白髮那拋得百罰深盃亦不辭罰一作刻刻者漏中之刻盡也說文編以銅盛水刻

前畫夜百刻 聖朝已知賤士醜醜謂過惡也一物自何皇天慈此

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蒼自詠詩蒼在謂波浪池上也一物生有皆天之賜甫以過惡

房瑄不宜罷見黜得不誅亟以遂餘生皆天子寬宥之賜甫以過惡歸已不怨朝廷殿黜之非自傷年老无所依歸至於獨立池上詠詩

遺攘其情為可憫也

漢陂行漢莫彼坊或作美水名長安志漢陂在鄠縣西五里分終南山諸谷合朝公泉為陂本屬奉天

今在鄠說文漢陂周十四里北流入灤水十道志有五

來陂魚甚美因以名之唐大曆二年勅漢陂令尚食使

收管不得雜人採捕其水任

岑參兄弟皆好奇携我遠來遊漢陂

揚雄嘗言司馬遷好奇蓋其性好奇周遊

天下今岑參兄弟携我來遊漢陂豈非若馬遷之好奇乎按集公嘗有寄岑參詩寸步曲江頭難爲一相就長以岑參約甫爲此遊也

天地黓慘忽異色

王粲登樓賦天慘色而无色通俗文暗色曰黓與慘古字通波濤萬頃

堆瑠璃

言其水色之青瑠璃也西域傳屬寶國出瑠璃梁簡文詩池水淨瑠璃

瑠璃漫汗泛

舟入事殊興極憂思集蠹作鯨吞不復知

蠹徒何物水

而長大鯨渠京坊大魚也

惡風白浪何嗟及

詩王風何嗟及矣

主人錦帆相爲

開

主人指岑參也隋煬帝以錦爲帆陳陰鏗凌青章湖詩洞庭春浪泊平湖錦帆張

舟子喜甚無氛埃

詩招招舟子

鳧鷖散亂棹謳發

鳧鷖水鳥也棹歌發則喧矣故鳧鷖散亂而散亂漢武秋風詞窮鼓鳴

方發絲管啁啾空翠來

啁竹包切啾即由切声也空翠來則舟進而晴空前來則晴矣故絲管就

而啁

沈竿續蔓深莫測

沈竿續蔓言戲測其深也菱葉荷花靜如拉

說文菱菱也楚謂之菱武陵記兩角曰菱三角曰菱四角曰菱亦雅荷芙蓉注別名芙蓉江東呼爲荷言其葉清无一點塵也辭一作爭於音

羊注試靜也

宛在中流渤澥清

解胡買切渤澥海水也詩秦風宛在水中中央司馬相如子

盡賦浮勸解頰師
古曰海別支也

下歸無極終南黑

或作一臨无地頭陀寺碑
終南長安之南山也

半坡已南純浸山動影裏窅冲融間

木才孟孟海賊

船舫

暝憂雲際寺

行經雲際寺而日願也

鄭堯江賦談採蓮以明舫

長安志雲際山大定寺在鄂縣東南六十里

水面月出藍田關

隋仁壽年置為居賢奉日寺唐改為大定寺

謂舟行於藍田關而月出也藍田關在藍田縣東南土也記曰藍田關即

秦嶺關也後周明帝徙青泥軍於其城外而俗謂之青泥城藍田關即

○趙子傑曰船舫之憂可聞於雲際月出之所可想其當於藍田關

皆以其險之此時驪龍亦吐珠

莊子列禦寇嘗稱莊子曰河上有

廣大然也

珠得千金之珠其父謂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

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難也

趨山海經中極之淵深三百仞唯水夷都焉水夷人面而乘龍穆天

子傳天子死正至于陽紆之山河伯无夷之所都居水夷无夷即

馮夷也抱朴子釋鬼扁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

清冷傳馮夷華集薩細畏自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曹子建洛

神賦馮夷為湘妃漢女出歌舞

堯之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

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列仙傳鄭交甫將

適南楚傳彼漢江遇二女佩兩珠大如雞卵交甫與之言曰我將下請

其佩漢曰此邦之人皆習於鉅柱則懼見犀首交甫果請其佩二女解佩與交甫既行不見一女佩亦於懷中失之故曰漢有解佩女不可求思者也又韓詩外傳孔子南游適楚至於阿谷之陸有女子佩環而玩者孔子抽篋以授子貢曰善為之祥以觀其語子貢曰吾比鄰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單單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陸鷺曲之祀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吾年甚少子不早行竊有狂天守之者矣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曹植洛神賦從南湘之一妃其漢漢之遊女

光有無右兩聯乃假辭以叙漢波之景物也前漢孔安志安世房中歌金芝秀華燕飛翠羣遊臣黃曰案上與飾有流麗羽葆

以黃金為支其首數散若草木之秀華也相如賦建翠華之旗咫尺但愁雷雨至妾倉茫不曉

神靈意窮其水府與龍宮相去咫尺但恐龍王之怒激而為雷雨神靈之意或喜或怒非人所能曉也屈原九歌何伯島東

風飄方神靈之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其謂壯極則老續之際極

則哀樂之此理之常也此一日之間初至以天地變慘而憂既而晴無氣埃則繞游而樂以至雷雨忽至則又為之而愁人之涉世哀樂

相半豈特漢波之遊乎是以前君子遇憂則憂遇樂則樂俯仰屈伸任運而已也漢武秋風伴歡樂極芳哀情多少壯歲時奈老何

羨波西南臺

高臺面蒼波六月風日冷謂水氣通人也蒹葭離波去謂波岸多蒹葭

也亦雅擇草義
兼也蒙靈也
天水相與永
謂陂水連天也
懷新自似擊
謝靈運詩

迥尋異景不延莊子田子方篇
神陀見温伯雪子目擊而道存
未見故思欲一覽昔仲尼見温伯雪目擊而道存荀子謂水似道故
甫曰此水而道存焉仲觀之術无爲之觀頭是接其要術之境如登
此臺所對者溪陂人皆知水之爲可愛而不知水之似道甫獨得
之於心而捐其粗然故也陶淵明詩理雖遠相笑發言各不須
仿

像識鰕人
謂鰕人以臺高水遠而仿像難識也搜神記南海之外
積日賣鰕數人臨去從主人索器位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又任助
使便託鰕人即泉客能織鰕綃紗一名龍紗其直百金爲服入水不

濡空蒙辨魚艇
謂魚艇以臺高水遠而空蒙難辨也錯
義與蒙同黃荅船二百斛以下曰艇

磨終南翠
終南山長安之南山也謂終南
南巖水而蒼翠如錯磨然
顛倒白閣影
白閣亦山
名也謂白

普萃增光輝
首慈由切萃子血切普萃山峻貌
謂此美觀增景光輝也西都賦

乘陵惜俄頃
謂登臨數惜
日畧加促也
勞生愧嚴鄭
嚴謂君平真
子真也君

平隱於成都子真耕于谷口皆修身自保南獨自勞生奔走風塵不
能然其所爲故於心有愧也前漢王真兩龔德彦谷口有鄭子真獨
有數畝平肯修身自保揚雄南谷口鄭子真不識其志耕於岩石之
下獨藏其真久幽而不改其操昔近古之逸民也然康幽憤前仰慕

平隱於成都子真耕于谷口皆修身自保南獨自勞生奔走風塵不
能然其所爲故於心有愧也前漢王真兩龔德彦谷口有鄭子真獨
有數畝平肯修身自保揚雄南谷口鄭子真不識其志耕於岩石之
下獨藏其真久幽而不改其操昔近古之逸民也然康幽憤前仰慕

平隱於成都子真耕于谷口皆修身自保南獨自勞生奔走風塵不
能然其所爲故於心有愧也前漢王真兩龔德彦谷口有鄭子真獨
有數畝平肯修身自保揚雄南谷口鄭子真不識其志耕於岩石之
下獨藏其真久幽而不改其操昔近古之逸民也然康幽憤前仰慕

受鄭案外物慕張邴張謂子房謂曼容也子房曼容皆好神仙

首開居之也前漢張子房貴極廢棄人間事邴曼容免官養志自修謝靈運懷舊園詩許滿空多秋謝疾不待年偶與張邴同久欲還東山

復軼驛駱州南亦見逐豈非軼驛駱乎吾耳雜蠹鼠蠹鼠鳥

通音低蠹鼠蝦蟇也浦重敷當持不奔賢能信任小人甫是以井心雜不蠹鼠而欲隱居於陂上區焉按越語范蠡曰吾先君實於東海之

而蠹鼠之同階也知歸俗可忽取適事莫並適一衣足謂

去來也則世俗可忽取適於性則凡事无可得而並身退豈待官謂身欲求退不必待於

九章功成名遂老來苦便靜便此連功安也謝靈運詩還得靜者便况資羨交

足羨交也况巨臉切雞頭也注曰陂中可食之物按揚雄方言南楚謂

一名馮頭葉似荷而大葉上雙縷如燕結茅茨迫從此具扁

舟彌年逐清景清景謂官為拾遺亦已足矣况老來苦愛便靜有

舟之胡之只追逐清景不亦快哉

夏日李公見訪李時為太子家令

遠林暑氣薄，公字過我遊。

公字指李公也

貧居類村塢，僻近

城南樓。

長安城南也。俗云城南草柱去天尺五，是也。

傍舍頗薄，村所願亦易求。

願笑陳並依須

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

不方鳩切弗也

牆頭過濁醪。

言其朴真也

展席俯長流。

言展席俯瞰流水也

清風左右至，客意已驚

秋。巢多衆鳥喧，葉密鳴蟬稠。

稠直由切說文多也

苦遭此物聒。

作道孰謂吾廬幽。

謂陳依語幽樞詩吾亦愛吾廬

水花晚色靜。

靜樊作淨崔豹古今注矣

蓉一名荷花一名水芝一名水華色有紅白紫青黃紅白二色差多花大者至百葉

度足充淹留。

變易字又何以淹留預恐樽中盡，更起爲君謀。

盈其門嘗歡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遣興五首

朔風飄胡鴈。

胡鴈喻祿山也。祿山本胡人，故以此之。

慘澹帶砂礫。

礫浪狀切砂礫小石

也。言祿山起兵，叛而揚沙塵也。鮑昭詩：疾風充塞，起砂礫自飛揚。劉公幹詩：涼風吹砂礫。

長林何蕭蕭，蕭蕭村當

亂世蕭條

不獲用也

秋草萋萋更碧

草喻小人草達我宜周季今乃萋

富熏天

言武夫悍卒當祿山之亂而能立功取富貴是以富貴

高

樓夜吹笛馬知南隣客九月猶絺綌

客用自言也甫於斯時不得志以九月授衣而猶絺綌蓋公貧而無禦寒之服故也隋袁充少時父黨過門方冬充尚衣葛客戲充曰絺

絺綌惟給服之無數

長陵銳頭兒

秦將白起長陵人也甫託白起以刺揚國忠也世說中散語趙景真曰黑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

之風注引嚴尤三將亭曰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若見事明也瞻視不轉小頭而面銳者取法斷也瞳子白黑分明若見事明也瞻視不

與持父難與爭鋒出獵待明發

小雅明發不寐駢弓金爪鏑

駢一作解角鏑鏑丁歷切矢鋒也駢弓朱弓也金爪鏑言箭鏑之利如金爪然也詩小雅駢駢角弓

白馬蹴微雪

蹴子六切躍也言馬驚躍豈不怕寒也未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滅歸來懸兩

杜詩卷七

五

廷候爵故用疾之託意比白起也

漆有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推白露下桂折秋風前

膏漆蘭桂皆有利用之物以喻賢人君子所以煎膏推折者乃為小人

所中傷也按莊子人間世篇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

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前漢兩龔

傳勝不受王莽召不飲食而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龔薰

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薰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

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府尹為

之藥沙堤所以絕莊行也下國曰干競大唐傳天寶三

年因蕭京兆良妻於要路第甬道載沙實之屬于朝堂

赫赫蕭

京兆今為時所隣趙子榮曰蕭至忠參太平公主逆謀被誅

後得源乾曜承用之謂高力士曰知吾用乾曜子吾以豹言以至忠

力士曰彼不嘗負陛下乎帝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尔其始豈不賢

哉按後漢五行志成帝時童謡曰邪徑敗良田說口亂善

人桂林華不實黃少董集其顛故為人所羨亦為人所隣

猛虎馮其威往往遭急縛魏國志太相王綽曰布布曰縛

太急太相曰縛虎不得不急也

雷

乳徒咆哮枝撐已在脚忽看皮寢處左氏襄公二十八年

傳譬之如禽獸舌寢

處之無復晴閃鑠人有甚於斯足以勸元惡勸一作戒

猛虎前襟

山也虎雖咆嗥而枝撐已張其脚刺其皮以爲履屐之具矣祿山之猛可畏不啻於虎而終蒙猶監亦足以爲元惡之戒矣

朝逢富家葬逢一作逆前後皆輝光共指親戚大總麻百

夫行總一作逆送者各有死不須羨其強君看束縛去亦

得歸山岡爾雅釋山岡山脊也此譏揚賈妃死于馬嵬山瘞于道傍故以諸寫格比之也當此之時求其如富家之前後

輝光不可得矣吳志諸葛恪傳吳孫峻殺恪以韋席裹其身而焚束其腰投之於長陵石子岡

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

許生五臺賔五臺山各按地理志代州鴈門郡有五臺縣州東南一百一十里漢屬美稷縣隋改屬靈夏爲五臺有五

臺山其山五亦環秀俗謂之五臺山仙人之所業白出石壁謂此

都也山經云冬夏常雪文殊師利鎮毒龍之所業白謂此

許生客居五臺行業精白而出也壁者石岩峭拔如壁也謂經以善業爲白惡業爲黑壁磨者師嘗曰當勤修白業金光明經遠離一切諸惡善修一切白淨之業高僧傳曇曇爲

住分州石壁玄中寺家迫五臺山余亦師祭可余一作餘祭謂三僧祭

可謂二相誓可察可乃禪中之祖師故子美師之按傳燈錄僧祭傳法於誓可察局云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花生活無人下種華地尽无生誓傳云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身猶縛禪寂子美方与許生共

生誓傳云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身猶縛禪寂子美方与許生共

生已業白而出吾猶縛禪空而未脫也縛如言貪者禪味是音薩縛
縛則不能解也故傳燈錄三祖僧粲傳法於二祖慧可或問祭求解
脫法粲曰誰縛汝維摩經曰所生無縛能為眾生解
縛又曰以大精進攝諸解慢一心禪寂攝諸亂惑
何階子方便

諍引為匹敵子指許生也此言有何因階得許子垂慈悲方便

有匹敵人情非離索晚相逢離讀去声去也索悉各反散也禮記檀弓篇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包

蒙欣有擊易蒙卦九二包誦詩渾游行渾一作混甫自言

無師友相斷擊今日相逢得之晚賴許生包函蒙味有所
叩擊是故甫欣然聽其誦詩係有開發游衍者博覽之義也

皆辟易皆一作俱俱辟與避同僅也易衷益切改也辟易應手看

捶鈎捶丁吳之累之睡三切捶打鍛也捶鈎即將捶與鈎莊子二

差離若許生能詩得於心而應於口了無差失也莊子天道篇輪扁

斷輪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又知此遊

篇大司馬之捶鈎者年八十矣而清心聽鳴鏑鏑也箭有鈴響也

前謂許生謂詩已專心致意聽之如二軍聽鳴鏑然也前漢匈奴傳

所乘馬二軍不敢射斬數人一日又射龍夫人軍士又不敵
射復斬之後與父出獵用鳴鏑射父軍士皆射遂篡其位也精微

穿真滓

真二頂切滓戶頂切真滓謂縹緲也謂詩思之巧妙可與縹緲之氣相為之貫穿也中庸篇致廣大而盡精微莊子

在者篇大

飛動推霹靂

霹靂謂雷也謂詩思之飄逸

不枝梧

陶謂陶淵明謝謂二謝乃靈運惠連玄暉也皆以詩鳴亦莫能敵也項籍傳諸將讐服莫敢枝梧任小柱為枝斜柱

為梧

風騷共摧激

推激言勳賞之也紫鷺自超詣紫鷺今從之西

京雜記漢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一擘雲二赤電二絕羣四逸驟五紫鷺六綠雜七龍子八驕駒九絕塵號為九絕出說首言篇晉簡文

云殷深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覈故有局陳翠駉誰前剔剔易救極切剔也爾雅釋

莊子馬蹄篇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君意人莫知人間夜寥闕闕若鳴切靜也紫鷺古之

良馬翠駉乃馬之以駉者駉獸名食虎豹言許生加紫鷺超然遠到甫如翠駉仗誰前其鬣剔其蹄乃有望於許生之拂拭也然許生詩

有深意惜乎當世莫能知之蓋出入蒙昧如夜之寥闕誰辨黑白江淹詩曰莫碧雲合傷世之昏昧不明也古人生於暗世不敢指斥託

以微意諷之又豈非傷無知已者乎紫鷺子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

數所短切計也詩谷風刺朋友道絕

以天下俗薄故也劉孝標作絕交論深斥利勢之交人之相交實相
如心不以喜怒貧富貴賤移所守尚何至於翻覆無常有始而無終
耶甫之此詩爲嚴武有賦而作也甫與武素相厚善及武鎮西川甫
佐依之常醉登其床曰嚴挺之乃有是兒武仗劍欲殺之武母欲止
之武始待甫甚厚今以小嫌而欲殺之豈非翻手作雲覆手作雨其
變轉如此又何足慕歟乎前漢嚴助傳越人馮嶺輒薄沈休文詩長
安輕
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言緩急
以有絳無交友之道也雲雷爲雨矣雲有絳以妻薄而後與兩神祇
則兩所絳者久雲氣不待埃而兩則兩所絳者纒今以翻覆手而雲
遂爲雨其絳頃可知矣管仲與鮑叔賈而獨分財利鮑叔與爭其
怨父如昆盪管鮑之交真相知心不以貧賤富貴易其節豈翻覆手
之間爲片雲過兩之縉乎是道也今人弃其信義如土芥然今人若
指爲試不取直方之也按列子力命篇管夷吾與鮑叔牙二人相交
甚戚同處於齊管仲嘗冀曰吾少窮困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
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
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
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
子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
武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
交者

白絲行

師古曰按唐書竇懷貞右相德立之子少敏儉
不爲豪侈重後世莫白乳溫王所讓其夫人者

故妾媵也世謂媵嬙為阿父者軒然不慙以自媚於右
又附宗楚客安樂公主以取貴仕為妻義所斥辱也
太平公主干政又傾已附雜素節盡矣故甫作此詩以
譏之然有取於曰絲者絲之為物柔直而潔白一為所
染夜其素質君子之行一為匪人所巧求其向之所謂
潔白者不可得矣墨子所以悲絲而曰可以黃可以黑
亦是詩諷
前之意也

綠絲須長不須白綠蘇曹切墨謂為絲也夫綠絲欲長謂貪多
也須白言願貞不以潔白者為可貴徒附

越羅蜀錦金粟尺金粟尺一作秀輝赫越羅蜀錦
天下之奇紋也金粟尺邊幅尺

象牀玉手亂敷紅象一作牙般烏
開切赤黑色萬草

千花動凝碧言越羅蜀錦積在象牀之多玉手擇取之則亦黑
之段相就矣萬草千花言錦上羅上之繁文也

已悲素質隨時染染一作改絲本質素所成羅錦殺紅凝碧
修麤如是向之本質潔素已為采色所變

下鳴機色相射射食亦切已督發也羅素絲
所染織為羅錦而顏色相射也美人細意熨

貼平熨紆物切火展帛也
美人謂宮國夫人也裁縫滅盡針線迹俞美人其
情密無間

也春天衣著為君舞

鮑照白紵歌催

蚊蝶飛來黃鸝語

此因舞而言蚊蝶飛者以况舞之輕而黃鸝語者以况歌之巧也

貞誠娶宮國夫人交結宮人阿附內官由是黨與日盛如蚊蝶黃鸝

遊絲落絮之相依落絮遊絲亦有情隨風照日宜輕舉

附此必然之理也香汗清塵汚顏色

一作香汗清香汗清塵汚不著奈何韋氏之敗壞真

為此所汚有似乎香汗清塵汚侵其色也開新合故置何許

甚願置之歎其必委棄也蓋開新以譬太平公主初得志也合故以

警韋氏之敗也殊不知士君子守其志行皆終始如一詎可以新故

而變其所守哉古詩新人工織練故人工織素將練持比素新人不

如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

引者汲水引縵士遭汲引頃求其類擇賢而附之孔子不主醜直與侍人齊環蓋

以汲引為難不直輕易故也終孔子之世忍為一栖栖旅人耳其可

苟以趨媚匪人而為素議所弃捐耶今懷貞為韋氏楚客之所汲

引魚得爵祿秦公論之所弃捐何故甫託意於懷貞以飛後來也

去矣行

鮑欽止曰天室十四載歲以乙未公年四十四

行夢弼謂此篇亦為嚴武而作也

君不見鞬上鷹

鞬古侯切

一飽則飛掣

掣昌列切擗也翻志呂布因陳登求徐州

故不得怒登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鷹飢則附人飽則揚去

焉能作堂上燕嚙泥附

炎熱野人曠蕩無覩顏

覩他典切面慙野人甫自謂也

豈可久在王侯

間

甫素與武相善武鎮成都甫往依焉武辟甫為參謀檢校工部尚書實外郎是飢鷹飽肉之譬也甫嘗醉登武床瞋視曰嚴挺之乃

有是兒武杖劍欲殺之賴武母救免甫是以有去志故依是詩然甫嗜酒既不為飽鷹亦不為堂上之燕依傍主人但測顏以移炎附勢

况甫之為人其性曠蕩不能厚顏久依王侯集嘗有詩曰本欲依劉表還疑厭祢衡蓋因武傲而為是言也

未試囊中

食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

潤却老仙家有食玉法藍田山出

美玉甫既不能媚附於嚴武遂欲隱居藍田試食玉之法以經老為豈能覩其頰面而久在王侯間哉地理志藍田出美玉在長安魏書李預

傳預居長安每羨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交掘得老叢壁者百餘以還光潤可玩預乃為屑日服食之及死遂不変而无穢氣

遣興五首

天用莫如龍

易乾卦時乘六龍以御天也漢志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

有時繫扶桑

山海經黑齒之北曰暘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焉郭璞云扶桑也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樹長數十丈三千餘圍兩樹

同根更相依倚故曰扶桑春秋命齊序皇伯登扶桑日
之賜駕六龍以上下楚辭對向九歎維六龍於扶桑
頓轡海徒

滷離騷於余變乎扶桑郭璞詩六龍安可頓轡植與
吳季重曰日不我與思抑六龍之首頓轡和之轉
神人身更長

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強吞聲勿復道
真

空意茫茫臣之事君如龍之駕日扶桑與海皆在東喻安祿山之
居危陽也六龍舉觸扶桑之枝遂使日車頓仆而海水

為之偏盜喻祿山叛亦有激而言也遂俾玄宗奔竄頓轡于西蜀而
四海不獲安矣海上有三神山神人棲焉每鐘漏不能論窮神人譬
天子不為祿山所陷也性命苟不存害性命之叛

地用莫如馬易坤卦此馬地
類行地無疆無良復誰記良謂良馬也苟
無良馬何以記

取之此日子里鳴追風可君意崔豹古今注秦始皇
有七名馬一曰追風君看

渥洼種漢武帝元鼎四年
秋馬生渥洼水中能與駑駘異不雜蹄齧間雜

在逍遙有能事良馬以比君子祿山既平諸將爭功如駑駘
之蹄齧也唯郭子儀安然謙退故有是句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

因陶潛而有所悟故於此詩非直賦陶潛也陶集中固有恨枯槁之
語矣如楚詞詩夏曰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飲陶詩頗爾稱爲仁長飢

至子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其他皆類景豈不謂之恨枯槁乎達生豈是足達生者謂陶潛不為五斗米折腰解

印賦歸去來也按莊子有達生篇默識蓋不早語述而篇有子賢與愚何

其掛懷抱按陶集有責子詩雖有五男兒不如其紙筆天運苟如不才亦已焉哉此子美謂掛懷抱者此也。黃庭堅曰公嘗困於二

蜀盡不知者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往往識議宗文宗武失李公故

寄之淵明以解嘲耳其詩名遺興可解也俗人不領便以為病病

明所謂癡兒前說夢也或曰甫謂陶潛非達道之士以其詩恨朝廷

不用至於形為枯槁之辭蓋達士不求足昔人有云若以為足今不

當足矣以為不足萬一益有足耶甫自傷默識此理不早故有今日

飄蕩之意然亦有子以主後事何足掛懷抱乎

賀公雅吳語賀公謂知章吳人也世說辨調篇劉真長始見王丞

耳在位常清狂知章性放曠善談笑為上疏乞骸骨黃冠

歸故鄉天寶六年知章因病請為道士求還鄉詔賜鑑湖一曲爽氣不可致晉王徽之

桓冲參軍嘗從冲行冲曰卿在府日久此當料理微之不令直高視以手扳往頰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斯人今則亡

斯人謂知章也語雍也篇今也則亡山陰一茅宇山東在會稽之東南江海日淒涼

吾儕孟浩然短褐即長夜

褐一作袒音堅孟浩然嘗有詩曰不才明主弃

朕何嘗弃子午還家不樂而然短褐言其賤也長夜謂死也二文并略

記韓原擊牛角歌曰生不體義與舜裨短布單衣適至解從昏飲牛

薄夜半長夜

漫漫何時旦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

鮑增明遠謝澗二謝

乃在韓靈運寒凍也

武垂竹竿釣果得查頭

清江空舊魚

一作舊

春兩餘其庶

舊言曰浩然嘗有詩曰

全高此二句想其魚釣權藝之舊餘跡也

每望東南雲天令人

幾悲吒

此涉驚切也

浩然襄陽人也襄陽在秦州之東南公思

之而不見故望雲而空悲吒耳郭業遊仙詩托心獨悲吒

高都護驟馬行

高謂適也

都護官名也適初為哥舒

幕府自可持旌麾至是為安

西府都護其言豈不有徵哉

安西都護胡青駟

唐安西郡更至焉耆鎮去交河郡七百里土南

正觀中初置安西都護府於西州顯慶中移於龜

茲城胡青駟言良馬出于胡地有青白之色也

向東

歎許勿切忽也

武帝元鼎中南陽新野人景利長曹刑也

田於渥洼見群馬來飲水邊中有奇者先作土人特勤耕立

後馬慣習之久之利長因依土人收得馬以獻帝欲神異之云從水中出於是作天馬之歌渥洼在三危山下謂此良馬從西而至聲價

欽然高大非它馬之比也顏
延年齋白馬賦聲價隆振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

大功人謂馬意故能臨陣無敵而成大功也功成惠養隨所

致惠養謂護惜之致至也都護有所至之處常飄飄遠自流沙

至飄一作錫流沙西域之地其風惡揚沙如流水然都護乘此馬往

極涉流沙安西府今自流沙來至飄飄然氣力不衰也天馬歌天馬傑從西

九夷服推姿未受伏極恩伏極言老馬無用但伏食於槽極

姿質雄健未肯甘受伏極之恩猶思戰場馳逐以收功利古人多以

馬喻君子取其有致遠之才按高適年五十為哥舒翰掌書記加以

十年中幕府為安西都護集有甫送以詩云男兒功名遠亦在老大

時則知適之罷都護年已老矣猶欲為國家立功故甫有是句也諸

白馬賦頭雄姿以奉引魏武案府老驥伏櫪志

在十里梁元帝謝馬啓引伊伏極亦結懷恩

利腕促蹄高如踣鐵踏近候切又匍覆功踏也言馬腕之促蹄

馬腕欲促促則捷蹄欲高高則耐險峻交河幾蹴曾冰裂曾與層同積也適騎此

河之地而宿積之水為之破裂也按地理志安西東至焉耆鎮出交河郡七百里五花散作雲滿身畫

玄宗時有侍雲五花之乘唐人亦尚騎駿馬三駿者謂之三花五駿者謂之五花李白將進酒云五花馬千金裘萬里方

看汗流血

天馬歌体容与世万里又曰露赤汗沫流緒顏延年賦曰膺門沫緒汗溝走血應劭曰大宛馬汗血者齋也杜

云周穆王傳驂騑耳馳三万里趙云汗血之姿非万里无以見

長安壯兒不敢騎

趙云以善

高都之獨能騎

走過掣電傾城知

晉傅玄詩童女刺李雷東童兒挽雷車李延年詩一顧傾人城

青絲絡頭爲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

梁簡文帝紫羅馬詩青絲絡玉韉又

云宛轉青絲韉

天育驃騎歌

天育馬廐名趙云名驃則所畫馬名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

荀子曰驥一日千里穆天子傳曰天子之八駿漢文帝却千里馬

今之畫圖無乃是

莊子曰齊景公好馬命使善畫者圖之訪以者暮年不得

是何意態

雄且傑駿尾蕭梢朔風起

選朔風動秋草邊馬有蕭心披云漢天馬曲曰尾蕭梢朔風起

足鑿砧号破層冰

毛爲綠縹

普昭反青黃色也

兩耳黃

史驥垂兩耳 眼有紫焰

雙瞳方

秦本紀周穆王得驥耳之駒相馬經曰馬眼欲紫光口中欲赤色顏延年賦雙瞳夾鏡兩權協月

矯々

龍性

一云矯龍性逸

合變化

崧高詩四牡矯々駿延年詩龍性龍能馴

卓立天骨森

開張

周官曰凡馬八尺以上為龍魯匡黃伯仁龍馬漢三葉神控之純化乃大宛而載育杜云蔡邕作使侯碑曰英圖發於天

骨

伊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

一作考

閱清

峻

唐龍朔二年改太僕為司馭咸亨初復舊光宅年改為同僕神龍初復舊天下監牧置八使五十六監唐兵志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於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足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

從之隴西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初用太僕少卿張遂

令大奴守天育

坡云舊本作太奴守天育子瞻題子美天育驃騮圖後作大奴字天育蓋天育為大奴字也今

定猶有石本題云大奴王毛仲也

守天育則唐兵志云天育廢名也

別養驥子憐神俊

宋顏延年

天馬狀曰降靈驥子九方是選梁元帝答齊國驥馬書曰價匹龍媒

神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材盡下

通典貞觀初陸有杜

此三千匹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十五年始令太僕卿勾當群牧

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六千匹置八使領九監跨隴渭秦原四州

之地儲為監狹更拆八監布於河西其時天下以一練易一馬

公即景順也儀鳳後牧圍乖散自乎垂拱儲耗太半開元初牧馬二

萬匹莊子五臣之子皆下材也

右又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由騁故景

其形狀以博于世然此馬已化空而留形影雖彼圖有健步何由騁其才為世所用哉今子美之言詩以此蓋傷當世之才也如今

豈無騷裏與驊騮騷於峻切裏奴了切馬名呂氏春秋飛兔騷

里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孟子曰齊景公使嬖奚與王良乘

篇伯樂曰我善治馬陸德明音義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

伯樂天星名王與天馬孫陽善馭故以為名戰國策汗胡見春申君

曰夫騷之齒至長服鹽車而小太行濼才灑地白汗交流中坂汗延

留錄不能上伯樂禮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絃衣以幕之於是悅而噴

仰而鳴見伯樂之知已也又蘇代為燕說齊未見文者王充說淳于棼

曰人有賣駿馬此三且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願子還而視之

去而顧之臣請償一朝之賞伯樂乃還而顧之去而視之一旦市價

十倍也余謂玄宗以楊國忠為相牛仙客為尚書皆庸人不識字賢

人君子退黜不用邊致祿山之亂肅宗中興正百任賢顧能房瑄以

宰相器出為鄆州刺史甫亦貶為華州司功何世無才何才不可用

騾馬行

太常楊梁勅賜馬也李鄴

鄧公馬癖人共知馬乃梁勅受賜於君不可以予人鄧公愛而

取之非是故公詩以鄧公馬癖識之也晉王

文吾聞良驥老始成老一作差非

此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

蹄疾於鳥不與八駿俱先鳴

驂天子傳赤驥溫驪白義渠黃驂驄踰輪綠耳山子王子年拾

遺記固穆王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名曰司地翻羽奔雷越影踰輝超光騰霧挾翼振迹周於四海也

時俗造次那

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

謂凌近也世俗造次那

冥晦月精始降而生是焉故武帝

近聞下詔喧都邑知有驛

駟地上行

知有一休肯使謂時下詔取之以爲天子之馬矣古語托馬以喻詔公非聖世所能求將膺天子之詔而騰踏帝

矣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七

韋令公以客禮待之畫山水樹石出於象外名畫記王
宰多益蜀山珍龍漱空濤達巧峭胡仔謂按益州益記
王宰大曆中家于蜀川公與宰同時此
歌又居成都時作其詩與蓋不妄發矣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

肯留真跡壯哉崑崙方壺圖壺一作文史記禹本紀言崑崙
山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

避隱為光明也莊子湯問篇崑崙海之東有大壑焉名曰歸墟中有五
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前漢郊祀志

蓬萊方丈瀛洲此三
神山傳在渤海中掛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

巴陵郡岳州也洞庭湖
在馬海中有日本國赤岸水與銀河通赤一作南赤岸在廣
陵南兖州記瓜步山

東五里江有赤岸山南臨江中濤水自海入江衝激六七百里至此
岸側其勢始衰山謙之南徐州記京口禹貢北江也春秋分朔輒有

大濤至激赤
岸尤更風猛中有雲氣隨飛龍莊子逍遙游篇藐姑射之山有
神人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

海之外舟人漁子入浦溆淑象曰切何遜詩孤飛出浦儼獨宿
下滄洲海賦漁人舟子相南極東山

木盡亞洪濤風亞一作帶言浪高於山風勢盛
怒是以漁人舟子盡入浦溆也尤工遠勢古

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論一作千南史齊武帝孫貫字文奐
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萬方里為遙

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兵松半江水

甫訖言永王璿反漢中吳松江爲之阻絕

不通時李光弼守并州光弼唐之良將所攻必下所戰必克喻以快剪刀言其斷也甫意欲得光弼之將平漢中以通吳松故也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老夫清晨梳白頭

老夫公自謂也

玄都道士來相訪

道士謂李尊師玄都

壇名乃尊師之所也東方朔十洲記州在北海上有大玄都仙伯真公所治也

握髮呼兒延入戶

史記魯世

家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子謹無以國驕人

手持新畫青松障障

子松林靜杳真

杳真無聲也

憑軒忽若無丹青陰崖却承霜

雪幹

雪一作霧一作露

偃蓋反走

蚪龍形

蚪渠幽切無角龍也

老夫平生好

竒古對此興與精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

心獨苦松下丈人巾履同

履一作屨東觀漢記江革養母幅巾履屨

偶坐似是

商山翁

似一作自商山翁謂四皓也前漢王貢傳京漢固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

嶺深山以待天下之 悵望聊歌紫芝曲

悵望一作惆悵公集有定也高祖召而不至 悵望聊歌紫芝曲

曰局促商山芝曰志士採紫芝曰五載商山芝按皇甫謐高士傳四
皓見秦亂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遂屢擘之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
遠吾將何歸驅馬高車其憂甚大富貴之畏時危慘淡來悲風傷
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山隱地勝時盜賊擾攘帳望四皓而
想其高躅故有是言也

戲韋偃為雙松圖歌

天下幾人畫古松一作松畢宏已老韋偃少張彥遠名畫記畢宏大曆二年

為給事中益松石於左省羅壁好事者皆詩詠之改京少尹為右庶子禮名於代林木改步變古自宏始也又云韋鸞者韋亦金之子工山僧奇士老松異石筆力勁爽風力高李人皆知鸞善尺盈馬不知松石更工咫尺千尋駢幹攢影煙霧鬚薄風雨飄々尺偃蓋之形狀也

絕筆長風起纖末馬融長笛賦其應清風也纖末舊相滿堂動色嗟神妙

兩株慘裂苔蘚皮屈鐵交錯迴高枝白摧朽骨龍虎

死謂松枝也黑入太陰雷雨垂謂松色暗碧也後漢張奐云太陰之地水厚三尺木皮二寸松根

胡僧憇寂寞憇起側切息也尾眉皓首無任著者直略切附也標

無着無着偏袒右肩露雙脚袒徒旱切肉袒也皆謂胡僧之狀也金剛經偏袒右肩右膝著地葉裏

之以為前驅也詩衛風伯也執安為王前驅父戰之遺象也隋書志

三品以上門皆列戟唐制勳至上柱國門立戟又立戟圖有銀青皆

一日過海收風帆言將軍東伐高麗而利於速戰也平生流輩徒蠢蠢

長安少年氣欲盡長安少年一見將軍而猛氣為之尽喪矣魏侯骨從聳精爽緊

言精神峭峻也謝承後漢寶武華嶽峯尖見秋隼隼聳刃切鷲

上疏曰奉詔命精爽隕越星纏寶校金盤陀此言馬之裝飾也

將軍將軍為羣士之望也馬賦其裝具如星霞之布也鮑照詩金銅節盤陀日照光夜騎

天駟起天河此言魏將軍躍御賜之馬以討賊也史記天官書

漢曰天櫓槍熒惑不敢動櫓初銜切彗星也槍楚耕切熒惑星也

惑比強暴言寇亂強暴皆畏將軍之威而不動也按前漢天文志石

氏見櫓雲如牛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槍石氏見槍雲如馬甘氏不

出三月乃翠蕤雲旂相蕩摩蕤儒佳切旂所交切翠蕤雲旂謂

鏡司馬相如子虛賦錯翡翠之歲吾為子起歌都護漢置王吉護

女也呼。時至閣下自問。飲送之事。每問輒嘆息。酒闌插劍肝膽

曰。丁都護其室。哀切後人。因其苦。廣其曲。寫

露勾陳蒼蒼君之武暮此比將軍之衛帝座也。勾陳星名。多武

鈞陳則蒼蒼君之武則此言當酒闌插劍之時也。或謂隋天文志鈞

陳之星在紫微宮中。陳揚雄曰。泉賦。鈞陳使當兵張衡兩都賦。周以

鈞陳之位。注引前漢書。張衡思之。賦之。武束於殺中。方騰地。說而自劍。

象之。玄武亦星名。張衡思之。賦之。武束於殺中。方騰地。說而自劍。

千秋萬歲奉明主申言魏將軍監軍於殿前矣臨江節士安足數魏子

言魏將軍乃天子之節士。非特臨江節士而已。或曰。慶州號臨江

軍。甫欲將軍效漢王吉都護。審漢而臨江。即士又安足數也。南自林

臨江。即士杜田。謂臨江。即士。失其名。唯古樂府載宋陸敬臨江

王。即士。敬曰。節士。慷慨髮上。種冠。亦云。挂弱水。長劍。疎雲。端是也。

贈陳二補闕

世儒多汨沒。夫子獨聲名。夫子謂獻納開東觀。謝靈運詩。獻

後漢和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搜術藝之士。以充其選。

君王問長卿。司馬相如字長卿。少好詞賦。客游梁

乃若子虛賦。後扁成都。蜀人揚得意。侍武帝。帝讀子虛賦。而

朕獨不得去。此人同時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帝

乃召。皂鵝。美始急。始或音試。鵝之擊。搏。業。天馬老能行。馬

相如。皂鵝。美始急。始或音試。鵝之擊。搏。業。天馬老能行。馬

乃大宛汗血之馬日行千里
老而益壯骨補關之高年也
自到青真裏休看白髮生

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

唐武后初置鳳以受四方之書
謂之知獻使明皇改為獻納使

獻納司存雨露邊

謂其職近天子之雨露也唐制獻納使掌
封事以獻天子盡取兩都賦日月獻納也

地

分清切任才賢

以田君為起居舍人從六品中書省
斯為近清禁矣劉公幹詩拘限清切禁

舍人

退食收封事

此言田君之職也詩退食自公後議密奏是表封版
故曰封事魏相傳故事上書者皆有二封署其一曰

副領尚書者
先發副封

宮女開函近御筵

近一作捧函謂鳳函也宮女開
函以所投封事以奏天子也

曉漏追趨青瑣闥

闥下闥作飛青瑣謂中書省
也花萼龍詩攝官青瑣闥晴窻點檢白

雲笈

此言天子親臨田舍人而用為點檢帝翰也漢武帝秋風詞
曰秋風起兮白雲飛又淮南王安傳武帝每報書及賜安常

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或引樓天子傳西王
母遊穆天子于瑤池之上賦白雲謠故曰白雲笈

揚雄更有何東

賦公托揚雄以自謂也揚雄字子雲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
賦上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上其泉成帝追觀先代遺跡思欲齊其

德號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退而結
網上自西嶽還雄上向東賦以勸

唯待吹噓送上天

今甫自
比於揚

雄欲有誦諫止賴田君爲獻
納使有以次第薦拔之也

贈翰林張四學士

按大明宮翰林門內有李士

始以翰林供奉改稱李士由是別建院俾專內命太常
卿張均起居舍人劉光謙首居之貞元中陸贄上疏明
皇之末方置翰林張均因緣承寵偶當當時之議以謂非
宜然止於倡和文章批答表疏其間機密輒不可預唐
百官志元宗初置翰林待制以張說張九齡等爲之掌
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又選文李之士張翰林供奉
相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李肇翰林志翰林院
在銀臺門中麟德殿西廂院南別戶東向引鈴門外雖
宣事不敢入始以翰林供奉改稱李士章執韻翰林舊
事曰翰林院在銀臺門內麟德殿西李士院在翰林院
南後又置東院於金盞殿西隨上所居而迂取其近便
翰林故事曰翰林樞機密地僕尚書郎主作文書起
草更直於建禮門青筠被或錦昼通中枕五日一羹食
下天子等與今翰林略同併夜而宿或內務不至外宣
已竅可以深窮性理養浩然之氣故前章傳謗嚴經一
奉每下直出門相謹謂云小三昧出雲臺門乘馬謂之
大三昧言如佛之繩縛而自在翰林白居易吳獨孤郁
起居遷擢丞相罷職臣院曰碧落留雲住青冥放鶴還
銀臺向南路誰到此人間翰林志院在銀臺門外麟德

殿西廊銅臺素檝
外驚塵南步人間

翰林逼華蓋

晉天文志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蔽覆大帝之

於逐鹿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因作華蓋劉歆遂初賦
奉華蓋於帝側李善注華蓋星履北斗王者法而作之張莖公說長
子均二弟均尚元宗益親公王步翰林李鯨力破倉湏此喻張
士即禁中置內宅故曰逼華蓋區近也

力之健也古今注鯨海大
魚也鼓浪成雷噴沫成雨天上張公子
暗以張放比張均也子
者男子之通稱謂之公

子則公侯之子所以美張翰林也以其置宅禁中故曰天上前漢趙
皇后傳成帝時有童謡歌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謂富平侯

張放也
宮中漢客星
又依即无乘槎之說推張華博物志說近世

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停槎來不失期貴羅乘之忽至天河見婦
人織丈夫牽牛飲問之答曰君至蜀問嚴君平因還問君平君平曰

某年月日客星犯牛斗未嘗指言張竊宗稟伏荆楚歲時記乃引博
物志謂漢武今張竊窮何原稟查而去于按宗稟所言既引博物志

而博物志不言張竊則和宗稟之誤也如更有吾奉使江州七夕詩
漢使俱為客星槎共逐流乃相承訛謬矣今公詩每作張竊為使乘

槎事蓋亦
賦詩拾翠殿
此美其膺心和文化也劉公幹贈五官郎

承用然也
將賦詩傳篇章極夜不知疲長安志拾

翠殿在大明宮景福殿之東南
翰林門外乃東內翰林院門北
佐酒望雲亭
此美其禮遇內宴

杜詩卷八
五

置西師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長安志
望聖亭在西內太極宮景福殿殿之西也
紫雲諾仍兼館

士堂前之用紫雲諾以封唐書儀曰天子信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紫雲諾以武都紫水有淫其色紫

美張垣之入為翰林有如鳳之飛鳴必在於高岡而遂得
追情之也此已下皆公自序詩卷阿鳳凰為矣于彼高岡空餘泣

恩與荔枝支青

無復隨高鳳

金帶二十五兩

內分金帶赤

黃麻似六經

書言辭深厚也唐開元六

月始用黃麻紙敕旨論事

書出敕使之內庭唯用麻紙

為最貴自後並用黃紙李肇

始置李士大事直出中禁不

用黃麻紙重執論翰林舊事

之辨近者所出獨得用黃麻

音敕省則

不得用也

聚螢

晉畢膺字直子家貧夏夜照螢以照書以夜繼日焉

此生任春草

莫言白老年之草生幾度更不

管年華之去矣皆感歎之言惟南

拍隱蕭春草莫之望王孫方不歸

垂老獨漂萍

萍南此儻憶

山陽會悲歌在一聽

此公以張拍比嵇康也蓋預指他日隔閡

宜在一聽也呂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王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喜怒之色康好鍛向秀爲之佐皆一時之會也

贈高式顏

按高適集式顏乃適之族姪也

昔別是何處

恨人相逢皆老夫故人還寂寞削迹共

艱虞

莊子漁父篇孔子削迹於衛

自失論文交空知賣酒壚

故人論文友指李白

高適也昔嘗同入酒壚論文

自亂離相失空知酒壚所在不復別有人可與共飲則亦沈沈沈沈而已昔司馬相如告卓文君恨之

臨卽置酒舍

平生飛動意見爾不能無

白高適之舊遊則

平生飛揚轉動之意不能自已言當如鳥之飛如物之動沈沈期李侍郎祭文思含飛動才冠鄉雲

故武衛將軍挽詞三首

挽詞者因田橫死門人傷

亦言人死掃於蒿里故有二章李延年分爲二曲難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之者歌之

嚴發言當寒夜

謂軍中發也前軍落大星

言將軍之薨也晉陽秋曰有星赤而主角自東

北西土南流投于諸葛孔明營三

壯夫思感決

感陳哀詔惜精靈

王者今無戰

言將軍爲國致太平也鍾士季

書生已勒銘

書生甫自謂也班固

封侯意踈闊編簡爲誰青舞劍過

人絕

子路技劍而弄鳴弓射獸能銛鋒行愜順

言血氣之行感無

猛噬失躄騰

不欣然效順者

子貢曰赤羽若日或曰赤雨謂落也黃

命也

赤羽千夫騰

其壯

前一作兩言魏兵將以食也家語致思爲

何十月水

前漢永平六年冬十月向水合叛覆乘水渡後漢王雲朝

霸往視之詭曰永堅可

橫行沙漠外

度此至何河水亦合

僕書音義沙土神速至

今稱

言兵之神速也

哀挽青門去

漢書韋霸城門臣新降絳水送路人紛兩位

諸葛亮士人皆野哭詩位傑如雨曹子建作王仲宣諫曰延首飲息前位交頤天意颯風颯部曲精

仍銳匈奴氣不驕言匈奴畏其威也無由觀雄略大樹日蕭蕭

日或作月後漢馮異傳異謙退不伐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意獨息樹下軍中呼曰大樹將軍

城西陂泛舟

西陂即漢陂也

青蛾皓齒在樓船青蛾謂眉也宋玉笛賦擗朱唇耀皓齒傳毅

他以習水戰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垂絲幡旌涼蓋照耀倏疾漢武秋風詞懷佳人方不能忘之

樓船爭橫笛短簫悲遠天口德梅地落詩橫笛短簫春風

自信牙檣動檣帆柱也古詩歌每象遲日徐看錦纜牽

口吳書甘益住上軍以繒錦纜舟去觀割弁以示奢侈隨煬帝錦纜龍舟陳正見賦夜舟得雪歌詩檣風吹影落錦浪雜花伴魚

吹細浪搖歌扇歌扇所以掩口如畫也燕蹴飛花落舞筵蹴子六切開也

不有小船能蕩盡百壺那送酒如泉詩清酒百壺安云有酒泉即其泉湧出味如酒

與鄆縣源大少府宴漢陂得寒字

應爲西陂好長安志漢陂在鄆縣西五里金錢釐一餐金錢一飯抄

雲字白

雲子指言菰米飯也西坡中則有熟矣公集有詩云秋菰為黑稻精製成白菰是也按漢武帝內傳西王母謂武帝

曰太上之藥刀有風雲子

王律金穀有得服之後天而老宋朝

供駒父詩

陰毛入鑿光輝夾雲子新效滑溜是汪彦章詩霜後木奴

香嬰手

秋來雲子滑流匙或曰廬山記度主谷中有瓜嚼水精寒

白石号雲子

大者如棊子小者如稻米此乃鑿說也

無計迴船下

空秋避酒難言主人苦相勸主人情爛熳

相如上林賦

所以娛耳目持容翠琅玕琅玕喻主人投我爛熳

察心意者

麗靡爛熳於前此篇什以報之也或謂主人待我情意爛熳我持此詩當翠

琅玕以荅之矣

四愁詩美人贈我青琅玕何以報之双玉盤

崔駙馬山亭宴集

蕭史幽棲地

蕭史秦女弄玉之婿故得以比駙馬也劉向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縷

公有女名弄玉

嫁以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以鳳皇聲鳳

皇止其屋

公為作鳳臺夫妻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日皆隨鳳皇飛去

謝靈運詩

志永林間踏鳥毛去之謂也

六切回流也

郭景純亂石閉門高客醉揮金椀

江賦

以金椀之戴嵩詩成得繡袍賦詩二先成者得錦袍之問注清

詩揮金留交坐

唐武若使東方朔宋之問注清

秋多宴會

一作賞樂

終日困香醪

香醪酒也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携妓納涼晚際遇雨

首二

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

簡文帝晚景納涼詩珠簾影空卷柱戶向他開鳥窺星欲見河淨月應來

公子調水水佳人雲耦

絲雪調統也朱起米蓮詩摘除蓮上葉拖出藕中絲徐芳詩折藕絲能脆袖何葉正圓片雲頭上黑應

是兩催詩

蓋賦言也雲欲雨當速歸而詩未成則將欲爲雨以催之矣東坡蘇子瞻常用之曰欄二催詩白雲來

雨來露席上風急打船頭

急一

越女紅裙濕燕姬翠

黛愁纜侵堤柳繫

蓋兩急當從進舟於岸旁故侵堤柳而繫纜也

慢卷浪花浮

歸路翻蕭颯陂塘五月秋

陪李金吾百花下飲

勝地初相引

世說任誕蓋王導軍云酒正自引人看勝地

余行得自娛

余一作徐見

輕吹鳥毳毳

毳毳尺內切細毛也言走見金吾骨輕以吹鳥毛之輕疾也或謂此南義解也按刻向說苑趙簡子遊於西河而

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桑曰此是吾君不好之也簡
子曰吾左右各千人朝食不足暮收而征暮食不足朝收而征吾可
謂不好士乎古桑曰鳴鶴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北有上之毛腹
下之毒無尺寸之數加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安乎人
將尺毛翮之用乎隨意數花鬚於花下而數其鬚鬚也細草

偏稱坐亦飲酒闌珊而偏坐於香醪懶再沽醉歸應犯夜

可怕李金吾酒類再沽恐飲而醉歸晚而犯金吾夜禁之令此

水火之事吾猶禦也注胡廣曰衛尉巡行宮中則金吾徵於外相為
表裏以擒奸討猾韋述西都新記曰京兆街衢有金吾曉曉傳呼以
禁夜行唯上月十五日夜勅許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故
中書侍郎蘇味道上元詩有曰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九日曲江東聯劇談曲江秦僧開元中疏鑿家為妙

列煙水四際草迷常侍兩京記曲江
昇道坊龍華寺南流水風曲曰曲江

綴席菜更好西京雜記漢武宮人賈佩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

九日折茱萸更房以浮舟菡萏衰
插頭言碎邪惡爾雅釋草何美葉其益茄其

蓮其根藕其季秋時欲半
中的的中意一作百年九日意兼悲江水清

源曲

西京雜記以水源屈曲故謂之曲江

荆門北路疑

此公疑荆門龍山之景物與曲江相若也相温

以九日宴從軍於龍山孟嘉落帽龍山在荊州門外今有落帽臺存焉

晚來高興盡搖蕩菊花

期此言是日之晚在曲江賞觀之興已足則菊花期約又在明年矣高興與尺乃子戲與尺而返之義也莊子天地篇季微曰搖蕩人心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

長安志唐開元之乃

陵改奉先縣屬京兆府奉先長安良地公起長安東征

驪山下東北趨奉先呂叔公攷曰公天寶十四載十一

月初自京赴奉先是月有祿山之亂至天寶改至德元

載五月公時在左馬明作白水縣崔少府高齋詩七月

公命駕停旌郵時其月肅宗踐祚蓋武公西走靈武陷

賊驛身解川藍田有九日藍田崔氏在詩觀此詩九月

揚表先崔曰水同會則長詩

亦當在天寶十四載九日矣

杜詩卷八

今日潘懷縣

此指揚奉先也潘岳也晉潘岳字安仁才名冠世出武帝時為河陽懷縣令

浚儀

此指崔白水也陸雲也晉陸雲傳雲字士龍少與兄機齊名出補浚儀令

仕後魏置河東郡郡有民劉隨立醜採挹可流醞成芳謝縣食同杜

枝之年并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名焉王公庶士率拂相招者每云索

謂右顧思同俗之語索則反語桑落也蓋桑落酒出清中故更信就

九

陵侯又信詩曰忽逢桑葉落正值菊花開
民要術桑葉落酒法用九月九日飲水麴米比白以九斗為率續古今注三
桑於郎酒者桑落時美

故以鳥言按此即是反語亦鄭印又曰桑落河出馬乳
來把菊花

枝西京雜記九月九日佩茱萸飲菊酒令人長壽天宇清霜淨詩風九公堂宿

霧披公堂乃楊奉先之公堂也宿霧披言晴也晚酣留客舞

鳧鳥共差池注初加切差左他言舞之貌也今以王喬比揚崔也後漢王喬為令朔望常詣臺臺朝臨至輒有雙鳧

白東南南飛來於是李羅張之但得一双與焉

天寶十五載丙申夏五月挈家避地鄜州作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地理志白水縣屬左馬郡同州屬縣秦文公分清水為

白水至漢為彭衙縣又名栗邑十道志同州白水縣漢

栗邑南界臨白水魏文帝改為白水縣晉懷懿衙縣也

水經注白水源出分水嶺西明皇紀天寶十五載夏六月辛未賊祿山入潼關法駕符離外秋七月甲子肅宗即位于靈武建元至德是年公在奉先以畧崔公為白

水縣尉故夏適通泉詩賦時有是詩

客從南縣來

南縣謂奉先縣也奉先在白水之南古詩客從南方來

浩蕩無與適

浩蕩

彼處不定之貌屈原九歌何伯篇心飛揚兮浩蕩

旅食白日長

况當朱炎赫高齋

坐林杪

杪亡沼切木林也

信宿遊衍間

衍于線切闕音敷切寂靜也左氏傳再宿曰信

清晨

陪躋攀傲睨俯峭壁

睨五計切視也海賦馬夷倚浪以傲睨

崇岡相枕帶

曠野懷咫尺

懷一作回一作向言野雖曠遠而懷之若咫尺也

始知主人賢贈此

遺愁寂

主人指崔少府以此景贈

危堦根清真

此言各語之高峻于青雲香貝之際

也曾水生浙溼

言高而令潤之氣襲人如水也宋玉招菟菟篇曾水我飛雪千里補注神異經北方有曾水万里厚千丈大謝靈運嘗賦嚴浙

上有無心雲

雁而先集雪紛掠而遂多

下有

無心以出地

欲落石

古詩欲落未落

泉聲聞復急

息或

動靜隨所激

鳥

乎藏其身有似懼彈射

射食亦切弓發也動靜言景物或動或

靜者隨所自藏乎而生如泉聲或聞或不聞心靜則有聞心動則無志泉聲之有無不在於泉蓋因人之動靜如何耳泉無情之物尚然况

鳥有知一隱一月豈不隨人今聞其聲不見其身由懼彈射使隱故也鳥尚然况人之靈於物若其可不避譏構而隱為吏乎

適情性

適一作道

茲焉其窈宅

自古有市隱有吏隱黃長房葛仙翁賣藥於市此隱於市

屨者老聃為周柱下史莊周為漆園吏此隱於吏者崔少府避諱構而隱於吏不以簿書操訟之煩常欲樂隨於性情故卜窈宅于此以

為冥冥之地右皆序萬尚之

白水見舅氏

白水縣名舅氏指崔少府也餘見題注

諸翁乃僊伯

伯長也言崔氏為神仙之伯焉神山傳安少尊貴於是仙伯奏安不敬杖藜長松

杖藜長松

陰

莊子濠上篇原憲杖藜應門

作尉窮谷僻

昔葉梅福作尉有神仙之術故今人謂之仙尉

為

我炊雕胡

雕胡氣米也長安人謂之雕胡宋玉風賦主人之女為臣炊雕胡之飯露葵之羹來勸臣食

道

遙展良覲

良覲良會也崔少府謂主客相敬之禮設雕胡之飯以待之謝靈運詩搔首訪行人引領莫良覲

坐

父風頗愁

愁一作怒

晚來山更碧相對十丈蛟

龍无角曰蛟十丈蛟

喻嶺山也此已下

歛翻盤過折

江賦盤關谷轉

何得空裏

雷殷殷尋地脉

殷於連切雷声空裏雷以喻嶺山兵威之震時京師陷於嶺山如盤過為蛟所翻况兵威振赫

所向皆摧如雷声

煙氛謁首萃

昔自秋切萃收津切高

魁脰

森慘戚

言妖氣紛起而魁脰邪物皆附之而為乱奇劉城州翠虛消罔兩住引國語曰木石之怪罔兩遊光神也兄弟八

人崑崙崆峒顛

前廻首如不隔

如一作知言崑崙崆峒之

傳結

前軒頰反照

類一推

曉絕華嶽赤

言晚日映旌旗之色皆赤也

氣漲林巒川光雜

鋒鏑知是相公軍

召哥舒翰守潼關明年并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鐵馬雲霧積

玉觴淡無

味胡羯豈強敵

淡然光味

長歌傲屋梁

蘇武詩長歌正

賦日耀出

淚下流衽席

祿山本胡人故云胡羯用宴子高齋李

之无味復思胡羯終必敗之豈為強敵是以感慨為之長歌

人生

半哀樂天地有順逆

人生哀樂相半天地之氣亦逆順相半

逆莫大焉玄宗開元以前民物阜康可謂享其逸樂矣天宝以後天下大亂甚哀樂為如何故哀樂所在逆順隨之天人之理豈不若影

慨彼萬國夫休明備征狄猛將紛填委

李陵書猛將

詩驅事

廟謀當長策

光武贊明

東郊何時開

開帶甲且未釋

未得解

欲告清宴罷

罷一難拒幽明迫

三嘆酒食傍

左氏傳魏子曰唯食忘憂
吾子置食間三嘆何也

何由似平昔

甫自

國之夫當國家休明之時不能推恩
將如雲廣謀長策可以控御四方
開帶甲之夫何時得解甲而為大平之民乎
於人何暇晏然為此宴會用欲告罷
間邪為人君者居安慮危在念俗亂其可忽諸

白水明府舅宅喜雨得過字

吾舅政如此古人誰復過

美崖少府之善政禱雨應期古人所不能及也

碧山晴

又濕白水兩偏多精禱既不昧歡娛將謂何湯年

旱頗甚

莊子秋水篇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枯損帝王世紀成湯大旱七年齋戒剪髮斷爪以已為禱禱於桑林之社

以六事自責劉向論苑湯之時大旱七年維折川竭前沙磧石於是使人持六足鼎祝之山川曰政不節耶民失取耶苞首行耶談夫昌

耶宮室崇耶女謂盛耶何不兩之極也言未已而天大雨今日醉弦歌

沙苑行

李吉甫郡國志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焉
翊縣南十二里東西八十里南此三十里

君不見左輔白沙如白水

一作白如馬翊古扶風謂之三輔同

州於昔為馮翊郡故謂之左輔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有白水縣以其水白因以名之白沙即沙苑也如至也自沙苑至白水百有餘里

繚以周牆百餘里繚重絞切繞也班固西都賦西郊則有上園紫苑繚

以周牆四百餘里其中乃有大苑之馬三輔故事上龍媒昔是

林連綿四百餘里張衡西京賦繚垣綿延四百餘里

渥洼生渥音握注於佳切水名別注禮樂志元符三年汗血今

稱獻於此善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苑中駉牝三千匹

唐貞觀初僅有牧牝三千匹從赤岸澤從之隴右命張萬歲為監

牧詩定之方中駉牝三千毛長傳馬七尺日駉三馬與牝馬也

草青青寒不死詩堪露在彼豐草茂童謡曰千食之豪健

西域無食音嗣飼也寒時草當死而以死之地宜草食寒而不死

每歲攻駒冠邊鄙攻一依收謂每年王有虎臣司苑門

周禮夏官司馬虎賁氏掌守王開宮門詩魯頌絜二虎臣入門天廐比雲屯士衛詩胡馬如

雲驪駟一骨獨當御驪息逐切驪色莊切又所兩切良馬也驪

成公有兩驪驪馬子常欲之春秋一歸至尊所掌之馬金多

而其中惟有騁騫一種之骨充御故一年
之中春秋兩次進之也至尊乃天子也
至尊內外馬盈億鮑

內外馬數將盈億開元初牧馬二十
四萬匹十三年加至四十五萬匹
伏櫪在垆空大存言櫪中

是凡材空大存之而不知騁騫之駿異也魏武禁府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詩魯頌駟二牡馬在垆之野
逸羣絕足

信殊傑蜀志關羽傳諸葛亮謂羽曰馬起未及驥之絕倫逸羣也
魏文帝與孫權書曰此馬書中國臣饒馬其如此絕足中

少凋黨權奇難具論漢禮樂志天馬歌志傲尚精推奇顏延
尚精權奇年賦雄志偶累累堆阜藏奔突堆都回切堆阜言苑中之往

往坡陀縱超越坡陀言苑中之沙汀角壯翻同麋鹿遊
言馬之角闊其壯可與麋鹿並其能以麋鹿善走

險也。願延年願延年精白馬賦分馳迴場角壯永峙
浮深浮深謂浴於水也此篇前寓意於祿山而為之若曰唐諸

鼉窟將為不少玄宗皆以凡才視之獨以兵權委之祿山其見寵
貴故云驥驪一骨也當御終使祿山進制奔突超越一旦反於危陽

何比為之震傷豈非撥傷龍龜密之謂乎木玄虛海賦戲廣浮深

泉山巨魚長比人馬之絕羣者能化龍魚之絕羣者亦然魚
長比人此魚之絕羣者能用既以馬比祿

山又以魚比史思明蓋思明乃祿山之將相繼而叛故用
託意焉按泉或作海京房易傳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疎丹砂作

託意焉按泉或作海京房易傳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疎丹砂作

託意焉按泉或作海京房易傳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疎丹砂作

尾黃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神

馬與異物而同精氣樂未能成龍亦有神靈所憑故也嶺山金其真龍亦已有猪龍之質故集有靈歟詩復歸虛无底化作長黃風蓋謂是也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天寶十五載七月中時寇所按唐鄭州三川縣有華

池水黑源水洛水同會謂之三川非西周之三川也按華陰屬華州華源屬耀州平陸屬陝州在州北五里有

傳岩穴即震丙之人讓畔外甫天寶十五載五月在白水縣崖少府高齋是年七月魏賊勞昌漲復自白水將

適邠州偶值水漲故作是詩寓意於賊勢衝突所嚮莫禦觀之者可以意會用之意不在於水可知也

我經華原來

柳宗元曰自謂而北至于華原其驛凡九不復見平陸

謂平陸縣也北上唯土山連天走窮谷

窮或作穹言逃不復見平陸

謂平陸縣也出一作无飛電常在目自多窮岫

窮窮僻之地也兩行潦相逐

呼晨望高浪

郭璞詩高浪駕蓬萊

忽謂陰崖路

陰崖為之沉礙也忍泥

竄蛟龍泥乃計功滯也陷也龍無角登危聚麋鹿喻小民聚持老幼聚

于原野也枯查直卷拔樹查與同礪礪共充塞礪路罪切礪口罪切

蕩枯查与沙石同其隘塞也聲吹鬼神下祿山之兵長驅而來逾年而陷勢閱

人代速唐諱世改作人京城民物焚劫殆盡已非昔日繁庶觀其勢豈非人代變更若是之速耶陸機載道賦人何世而弗

新世何人不能改不有萬穴歸何以尊四瀆四瀆為衆流之尊故万穴皆歸之喻玄宗無容民蓄

衆之德宜万方之民所不歸心是使祿山得以長驅而及觀泉源

漲反懼江海覆漂沙折岸去漂四妙切岸也海賦漂沙擊石謝靈運詩折岸累崩奔

漱壑松栢秃紅賦漱壑生浦乘陵破山門廣雅陵乘也宋玉風賦乘陵高城華原縣有三

山迴奔裂地軸裂一作倒地有三千六百軸是以能載昔共工氏与顓頊戰觸折天柱踏翻地軸天傾西北地

不滿東南祿山之乱亦如之張華博物志地示之位起形於崑崙高万一千里崑崙之東北地轉下三千六百里有八元曲都方二十餘

方里下有四柱廣十万里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抱朴子地有三千六百軸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海賦狀如天輪轉矣而激轉又以地軸地拔交洛走洪河寰宇記鄆州洛交水在縣南一里洛水交會之所及關豈信

而爭迴

宿關謂潼關也再宿曰信唐地理志潼關在華州之華陰縣即右統林塞也應沉數州沒如聽萬

室突聽他經切聆也自及觀泉源漲已下皆喻神山之攻略北越洛西潼關只在信宿之間遂使數州沉之乃室号突不亦悲

乎穢濁殊未清言賊未平也風濤怒猶蓄喻吐蕃復在其威也何時通

舟車陰氣不黔鬚黔鬚子敢切黧從上切黧鬚泥黑也何時得盜賊益息以通舟車而殺氣清朗也此唐

滑側足謂當共革擾攘吾道拘而不得騁武夫悍卒正得志之秋天地雖大若無所容寇盜乘時並起難山林之間側足而行若恐標雲雷屯不已屯一作艱險路更踣踣集玉切促也普天無

川梁欲濟願水縮魏文帝雜詩欲濟何無梁謝玄暉詩江漢限無梁因悲中林士

未脫羸魚腹詩兕置肅之兕置施于中林起之武夫公侯腹心王子居反招意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易曰雲

雷屯君子以經綸當是時得賢人君子為之梁棟舟楫之用庶幾濟難涉險安慮其為魚者故方雲雷之屯不已世路艱險轉見踣踣進

行普天之民墊溺當棟梁舟楫之任者其誰乎是以中林之士舉未免為魚之患也屈原答漁父曰盍赴湘流辭于江魚之腹中

頭向蒼天安得騎鴻鵠鴻鵠一奉千里何由騎跨鴻鵠高飛遠幸然後可以脫禍但幸頭向蒼蒼

杜詩卷八

無可奈何而
詠于天也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八